

楔子

公孙雨璇终于逃出来了！

搭了近三个小时的火车，此刻她终于到了一心向往的“淘金之都——台北”。

想起哥哥的懦弱、嫂嫂的刻薄，此刻对她已毫无影响力了。她再也不必担心没带好侄子而被骂，不必担心多吃一碗饭而挨人白眼，更不必看哥哥在嫂嫂面前为了她受尽委屈的神态……，总之，在她留下那封表达决心出走的家书后，一切都成了过去式。从今天开始，她终于要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过日子。

想及此，不禁对眼前来来往往的人露出了笑脸。可是他们却不如雨璇预期般的回报以微笑，反而像看见怪物似的冷漠的看着她。

雨璇深吸口气想，没关系，以后我总是会成为你们的同伴的。

拍拍提在手上胀得鼓鼓的背包，里面有昨天刚领到的毕业证书；有了这张证书，她便可以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。可是，该如何跨出在台北的第一步呢？她迷惘的在车站大厅踱步。

车站落地玻璃窗外，是令人头晕目眩的艳阳，而车站内怡人的冷气，却足够令雨璇舒缓一路而来的疲惫。

她想找个地方先歇歇腿，可是肚子里咕噜噜的叫声却催着她该“进贡”了！

好吧！先喂饱它再说。

她东走走、西看看，终于看见铁路餐厅了！摸摸自己口袋里的钱和提款卡，一股成就感在心中渐渐扩大；这可是自己高中三年利用寒暑假打工赚来的零用钱，如今就要派上用场了！

进了铁路餐厅，雨璇大大的犒赏了自己一番，也算为自己庆祝新生活的开始。

吃饱了、喝足了，她鼓着胀饱的肚子又踏出来。太阳尚未收拾起它的烈焰，不过没关系，她可以先到楼上去逛逛，逛累了再到地下候车室去打盹儿。在这里，绝没人管她睡多久！

主意打定便上楼去，眼前花花绿绿的服饰和玩具、文具、书籍、录像带店及卖零食、小吃、咖啡的店，令她又喜又叹！喜得是往后在这个大城市生活，自己的地位似乎较家乡的同学们高了一等，叹得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跟这些“台北人”一样，穿得又高级、又漂亮？！

全部逛一圈，花了雨璇约三个小时，的确也累了，便到地下室去找椅子休息。

才一坐下就开始打盹。

梦中，自己是穿著一袭白色洋装的高贵公主，哥哥嫂嫂是她的裙下臣，唯唯诺诺的听候她差遣。然后不知从哪里蹦出了一位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在四周乐声轻扬中，王子牵着她的手翩然起舞。乐声轻盈如水，沁人心脾，舞姿曼妙柔美，令人心醉……突然，王子一转眼就消失了！四周的乐音变成哥哥嫂嫂的讪笑声，雨璇发现身上的白洋装变成破烂的乞丐服……才一瞬间，天地都变色了！

噩梦乍醒，她摸摸身旁椅上的背包，准备去买份报纸来看，可是却摸了个空！

妈呀！背包不见了！明明是放在身旁的呀？怎么会不见了？“啊——！我……我的背包……我的背包呢？”后面座位的一位女孩子告诉她：“刚才有位年轻人拿走了。”“什么？有人拿走了？！”她着急的责怪对方，“你怎么不早说？”“我？”对方指着自已，并以一副卫生眼瞪着她，“我哪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？莫名其妙！”对方说完，站起身就走了，留下错愕的雨璇，茫然立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放眼望夫，前面人来人往，个个匆忙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偷走了她的背包，叫她到哪里去找小偷？！现在，换洗的内衣裤及毕业证书全没了！教她怎么去找工作？钱！一个念头掠过脑际，她急忙再伸手去摸摸裤袋。

还好，钱和提款卡还在！这已经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谁要她这么贪睡？竟不知道台北除了金多之外，扒手也多！唉，真是出师不利哟！

1

雨璇沿着忠孝东路一路走去，看见一栋大楼门口贴有红色纸条，是应征职员的；她一进去就问：“我是来找工作的，请问有没有工作需要我做的？”她原本的意思是“我是来应征工作的，请问你们是不是有适合我的工作？”可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她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说话的艺术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完善的表达自己的思想，所以一句话说出来却变成如此。

老板望着这个戴着一副大近视眼镜，扎着两条粗辫子，穿著一身粗布衬衫和花格子吊带裤，土里土气的女孩儿问道：“你是来应征工作的？”雨璇胸一提，理直气壮的回答：“没错啊！你们外面不是贴着要人吗？”“是需要人没错，可是……”老板想说：可是也不是要像你这样的人！不过他还算慈悲，为免伤她的心，他吞下了想说的话。

“可是什么？我不是人吗？”雨璇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看着他。

“当然是。但是——”老板话还没说完，雨璇又抢着说：“既然承认我是人，那就对了！”老板呆住了，从来没见过讲话如此直来直往的应征者，更何况他们这种美商公司一向要的都是美丽、端庄、温柔，而且略懂外语的职员，怎么可能破格录用一位这样的小妹妹？“你会哪几国的语言？”老板问。

这下换雨璇愣住了！以往在学校的各科成绩都是低空飞过，尤其是的语言方面；本国语文都这么烂了，英语怎么会好？英语都不好了，更甭提会“几国语言”了！

老板一眼就看出来这个问题难倒她了，便乘机说：“我们要的人最少都要会英、日语，看样子你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，对不起了，小妹妹，你再去试试别的工作吧！”小妹妹？！他居然叫她小妹妹？！雨璇自认已经长大了，女人该有的，她也有了，该发育完成的，她也发育了，为什么还称她“小妹妹”？她两手叉腰大声的说：“我想这份工作并不适合我，不过你也不应该瞧不起人，起码也该尊称我一声‘小姐’，而不是‘小妹妹’！”说完她大踏步的离开了这栋大楼。

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，不是学历不够就是没有经历，雨璇有些灰心的在7—11买了一杯可乐和一块面包，坐在门口吃了起来。

台北好象不是我想象中的天堂。她略微失望的想着。眼看天色渐晚，她不禁担心起晚上住宿的问题。怎么办？今天一下车，因为太开心了，一切对她来说都太新奇了，以至于浪费了太多时间，万一待会儿天色暗下来，她要到何处去栖身？一面想，一面大口的、快速的狼吞虎咽，以争取时间。当她吃完，要拿垃圾去丢的时候，一抬头，瞥见前面水泥柱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三个大字——“征保母”，旁边还有几排小字写着“带周岁儿，有经验，不限学历、年龄，供膳宿，立可上班……”保母？！又是保母！雨璇带嫂嫂那几个，带得都快疯了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哪有可能再去帮忙别人带孩子？！

她摇摇头准备走了，可是又有一排小字映入眼帘——“月薪三万”！

哇！三万？！雨璇想都不敢想，自己可以有个月薪三万的工作。

嗯，古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今天公孙雨璇我，可以为了月薪三万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！

打定主意，她先打个电话去问，得到的结果是还没找到人，于是雨璇便撕下那张广告，一路找人问路。

还好路程并不远，才花了半小时脚程就找到了，是位于忠孝东路上的一栋豪华公寓。

在伸手接电铃之前，雨璇心中暗自祈祷，希望这个工作能成功，否则今晚只好露宿街头了。

电铃响后，门内似乎起了一阵骚动，没多久，门就自动打开了。

“找谁？”门后露出一张约六岁大的小脸蛋问。

咦，不是说带周岁儿吗？怎么又蹦出个六岁女娃儿？“妹妹，爸爸妈妈在不在？”为了志在必得，雨璇极力的放轻声音问。

小女孩摇摇头，后面突然窜出一张鬼脸，吓得雨璇震惊之余犹不忘大叫一声！

“哈哈！被我吓到了吧？”鬼脸摘下之后，背后是一张眉清目秀的男孩脸孔。

“哥哥，她被我们吓到了！真好玩！”那小女娃儿竟拍手叫好。

雨璇拍拍胸口又问了一次：“弟弟，爸爸妈妈在不在？”“不——在一——！”他们兄妹俩异口同声的说。

雨璇好失望哦，又问：“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哥哥率先说出：“不知道！”就关上了门。雨璇听见门后是两个小孩恶作剧的笑声。

她想，或许她与这家人无缘吧！雨璇只好转身坐电梯下楼。

“喂——！喂——！”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时候，一个人突然窜出来拍击电梯门。

雨璇想开门，但来不及了，电梯已经开始下降。

雨璇到了一楼，那个人急匆匆的跑下楼来，在背后拉着她喊：“喂！小姐，小姐！”雨璇以为又是一个抢劫暴徒，竟然敢这么大胆的公然拉扯她，啧啧！或许台北并不像她想象中的是“人间天堂”，才来到此地一天，就遇上两个匪徒，一个偷了她的背包，一个竟然想非礼她！

一转身，雨璇右手就往那人的脑袋劈去！

“啊——！”瞬时，一声尖锐的喊叫声便在大楼出口处响了起来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乱打人？！”那位男士抚着头骂着。

“我要让你们这些匪徒知道，本姑娘可不是好惹的。”雨璇继续摆着架势，准备迎战。

可是当男士抬起头来，雨璇却被吓傻了眼，一股所谓“来电”的感觉在心底迅速滋长。

哇！从未见过这么帅的男人，身高约有一八〇以上，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又挺又直的鼻梁外带一张薄唇。可是惟一不搭调的是他那厚实的胸膛前，围着一条女用围裙！一副十足的“家庭煮夫”模样。

“你误会了，小姐。我不是要抢劫，也不是要非礼……”说到此，他忽然止住话，由头到脚细看着雨璇。

雨璇不自在的在他眼前拂拂手，“喂！你看什么？”这男人，哼，想利用眼睛吃我豆腐？！雨璇故意将挺出来的胸缩回去，并拉紧高得不能再高，紧得不能再紧的衬衫领口，深怕让他瞧出个什么来。

那男人这才清楚的瞧见眼前这位村姑打扮，两条粗麻花辫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小女孩；不觉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一笑，更惹怒了雨璇。

“喂！”雨璇身伸手去推了他一把，“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当着别人的面这样笑是很不礼貌的？”那男人勉强忍住，却又笑了出来。现在社会中，或许再也找不到像这样装扮土气的女孩子了。他想。

她可能不是本地人，一看就知道是乡下来的。不过这样更好，听说乡下来的女孩子生活单纯又会做家务，这正是他所想要的类型。

“喂！喂！”雨璇的手又在他面前晃了晃，“你到底是谁？究竟有什么事？干嘛拉我？”那男人随即清醒过来，他准备跟雨璇握手并解释时，一旁的电梯门突然开了，雨璇看见刚才那戴着鬼脸面具的小男孩出电梯里走出来。

“爸，你怎么下来这么久嘛！”哦，小男孩叫他爸爸？那么他就是要征保母的……男主人了？！

雨璇随即也改变脸色，伸出手去紧握住他准备缩回的手，并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复姓公孙，名雨璇。”说完又故意走到那小男孩身边，亲热的拍着小男孩的肩，“哦——！”

这是您的公子啊？！长得跟您一样帅！所谓‘有其父必有其子’，一点也不错！”小男孩不怀好意的白了雨璇一眼。雨璇装作没看见，犹自顾自的径推销着，“我高中刚毕业，以前在家的時候曾帮我嫂嫂带过两个孩子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小孩，对孩子也相当有办法，人家都称我为‘孩子王’。凡是小孩，都喜欢跟着我，对了！我就是很有孩子缘的那种。”后面那几句都是自己加上去的，天晓得，她自从帮嫂嫂带过那些难缠的孩子后，简直得了“惧孩症”，还发过誓将来不生孩子呢！

不过此一时、彼一时，为了有个可以栖身的地方，她不得不如此！又看在月薪三万的份上，她愿意暂时委屈自己一下。

“我相信您跟您夫人一定会满意我的。”她又补了一句。

“对不起，我刚离婚，现在是单身男人。因为这个家没有女主人来照顾孩子，所以才想到请保母。”“哦？！”原来是个离婚的男人，既然少了啰唆难缠的女主人，那就更好办了！

那男人也自我介绍着，“我是商尔凯，他是我的儿子商羽；我的女儿商柔，你刚才也见过了，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商薇。”“好啦！爸，妹妹在哭了啦！”商羽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在催着老爸。他压根儿就不喜欢老爸征什么

保母，他只要妈妈，除了妈妈他谁都不要！

可是妈妈走了，一个月前爸爸和妈妈在一次激烈的争执下，双方签下了离婚协议书后，妈妈就走了！

“不知道公孙小姐是不是方便上楼谈？”“哦，那是当然的。”终于有人称自己“小姐”，雨璇听起来真舒服。

随他上楼，一进门就听见商薇和商柔的哭声。商尔凯大跨步过去抱起婴儿车里的商薇拍哄着：“薇薇乖乖哦！爸爸疼哦！”一手还得忙着拿面纸帮商柔擤鼻涕，“小公主不哭哦！乖乖啊！爸爸最疼你了！”雨璇环顾室内，妈妈咪哟！简直乱得不象话！满地的玩具不说，连刚收的衣物、纸尿裤、食谱、鞋子、袜子等等，丢得到处都是。

“对不起，你请坐一下，我去替薇薇冲个奶，马上好。”雨璇说：“您这么忙，我来好了。”

她在商尔凯的面前大大的露了一手，不但冲好奶、喂好奶、换好尿布，还将孩子哄睡。商尔凯则趁着雨璇帮忙时，赶快到厨房去继续完成他的晚餐。

当一盘盘菜肴端出来的时候，雨璇已经在商羽和商柔不友善的目光下，将客厅完全整理好了。

商尔凯一看，大感惊讶，“公孙小姐——”“叫我雨璇就行了。”“哦，雨璇，你真能干！才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就将家里整理干净了。”商尔凯大受感动，随即请求雨璇留下来当孩子的保母。

“爸，我们不需要保母！”商羽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直截了当的说，并且又投向妹妹商柔一个眼色。

商柔马上也跟着哥哥说：“我也不要保母！爸爸，我会自己吃饭、洗澡，我才不需要保母呢！”“小羽，怎么可以在阿姨面前这样说话呢？”商尔凯轻声责备儿子。

雨璇一双大眼在镜片后眨呀眨的，“没……没……没关系的，不出一个月，我会让他喜欢我的。”雨璇心里真正想对商羽说：你给我试看看，我会有办法治你的！

商尔凯一听大乐，“你的意思是……愿意留下来了？”雨璇羞怯地点点头。当然喽，要不然晚上可要睡马路边了。

商羽愤愤地掉头离去，进了房间再将门在背后用力踢上，以表示他的愤怒。

“小羽！小羽！”商尔凯在他房门口叫唤着，“出来吃晚餐了。”商羽根本不理。事实上雨璇肚子早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恨不得能跳上餐桌猛吃一顿。

但是看见商尔凯这样低声下气的叫唤着儿子，即使叫到明天早上，商羽也不见得会出来吃；他不出来吃，大家都会跟着饿肚子。

“我来试试。”雨璇推开商尔凯，轻轻一转门上的喇叭锁，门就开了。

商羽坐在他的床上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一副气嘟嘟的模样瞪着雨璇，“是谁准你进我的房间的？”商尔凯见儿子对雨璇有敌意，怕会吓跑这新来的保母，想进来教训儿子，却被雨璇手一档，“商先生，没关系，这儿交给我，你先带柔柔去吃饭。”商尔凯被雨璇的气势吓住了；这个才刚决定录用的新保母，竟颇有“女主人”的架势！不但对他说话无主仆之分，还会担心柔柔饿肚子，而且居然会有办法对付这难缠的大儿子！好！商尔凯倒想要瞧瞧她

的能耐。

正想着，雨璇“砰！”的一声关上房门，将商尔凯摒于门外，自个儿跟商羽在里面。

好戏没得瞧了，商尔凯只好带柔柔上桌吃饭。不过商尔凯料定雨璇不会对商羽有办法的；商羽这孩子，从小就跟着母亲，依赖母亲，在他的世界里，除了母亲，是不可能再接受任何一个女人来管教他的。

更何况雨璇才刚跟他们认识，丝毫谈不上了解，更别提能抓他的个性。自从与妻子灵灵离婚后，商尔凯最伤脑筋的就是商羽；他都管不动商羽了，想必雨璇也定会白费心机！商尔凯这样想着。

“你不理我没关系，不吃饭又饿不着我，你只是在跟自己的肚皮过不去，对我没有丝毫影响。”雨璇在房里跟商羽谈着。

听见她这么说，商羽更是气得牙痒痒的，看眼前这个不过大他十岁左右的丑八怪、女妖精，竟然也敢管起他来。

除了妈妈之外，任何女人都别想收服他！除了妈妈之外，任何女人对他来说都是女妖精、丑八怪！

雨璇看他没什么反应，又在他面前晃来荡去的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我有敌意；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家的保母，以后要惹怒我就是你在我自己的麻烦！我是个很有个性的人，上一个跟我作对的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！”“别想！”商羽叫着，“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凭什么要我听你的？除了我妈妈，谁的话我都不听！你这个女巫婆，根本别想！我一定会叫我爸爸辞退你的，你看着好了！”

我已经整走了两个保母，不在乎多你一个！”雨璇气极了！这小子居然敢说整她？！进还骂她“女巫婆”？！

不！不能生气。商先生还在外头，这工作对她来说非常重要，雨璇必须尽量忍住气，不让自己大声说话。

“好，要整我是不是？以后多得是机会，尽量放马过来，我不怕你！我就不相信会被你赶跑。”“哼！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”商羽下床骂她。

“嘿嘿！我没别的优点，就是脸皮厚，实在对不起啦！”雨璇嘻皮笑脸的让商羽恨之入骨。

“哦，我的五脏庙又在催我了，对不起，你不去吃是不是？也好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的食量一向很大，一餐都要吃两人份，你不吃？正好，那份就由我代劳了。”雨璇说完就要由房门，商羽一想，那不是饿了自己却肥了她？不成，不成，哪有这道理？！他赶忙跑上前去推开雨璇说：“你休想碰我的那份！”他拉开门直冲到客厅，非常快速的取了碗筷，并且给自己盛了满满的一碗饭，就是不想留太多给雨璇！他打定主意要尽量吃，要饿死雨璇、气死雨璇！

商尔凯看见雨璇不但有办法劝动商羽出来吃，而且居然吃得出平常还多，不禁摇头诧异，这小妮子还真有一套！想来商家是真的需要像她这样的保母了。

田依依一头俏丽的短发，一袭轻便的睡衣，支着额坐在床沿吞云吐雾，时而仰头长吁，时而低头短叹。

不知道商尔凯现在在做什么？一直都期待着方灵灵从他生活中消失，好让自己填补他心中的位子，可是方灵灵真的消失了，自己却怎么也进不去

商尔凯的心中世界。

难道他的世界里，真的只有那三个孩子吗？为什么与他共事了这么久，她对他来说，竟无丝毫的吸引力？！

田依依眸中有泪，顺手拿起床头上一杯浊黄的液体，就着口，大口的灌下去；爱情的苦酒，的确苦涩难入喉。

她又喷了一口烟，在缥缈的烟雾中，去幻想、去追寻她的情感归处。

门外的电铃忽地急响起来，“谁呀？！”田依依带着微醺，摇摇晃晃的下床开门。

头探出去一看，咦！门外空无一人。

田依依不耐烦的又试着问了几声：“是谁在门外按电铃？”依旧没人回答。她揉揉自己的短发骂道，“见鬼了！不知道哪个无聊的人，被我逮到一定剥了你一层皮！”关上门，她又回到床沿继续抽烟、喝酒。

约过了十分钟左右，田依依听见浴室里好象有什么声音，走过去一瞧，什么都没瞧见，大概是自己喝多了吧！神经兮兮的。

又走回床沿，看见床头的电话，她在心里自我交战了一会儿，借着酒意，壮了三分胆，决心拨个电话过去向商尔凯表白心事。

“喂？是商公馆吗？”雨璇在那头也接起电话说：“是的，请问你哪里找？”田依依吓了一跳！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？难道是方灵灵回家去了？不过这声音听起来相当年轻，并非如方灵灵般的老成。

难道是商尔凯另结新欢了？！

他怎么可以？！他怎么可以无视于我的存在而另结新欢？！田依依愤恨的想着，嘴上故意问道：“我是商尔凯的朋友——田依依。请问你是谁？”“哦，我是公孙雨璇，叫我雨璇就好了。”哼！我知道你的名字干嘛？我要知道的，是你和商尔凯的关系！田依依拉长了脸，只是对方没看见。

“哦，雨——璇？很好。现在是不是可以将电话传到商尔凯手中？”她故意放轻声音的问。

电话马上递到商尔凯手中，可是这时候浴室又传来一个重物落地的大声响，田依依又放下电话跑去探个究竟。

怪了！今晚真是邪门，一会儿电铃，一会儿声响，到底是谁在搞鬼？说不定是只大老鼠。谁说套房里不会有老鼠？！上次田依依就发现两只老鼠半夜在她房里开 PARTY！

一想到老鼠，她不得不提防着点，拿了立在墙角的雨伞，蹑手蹑足的朝浴室走去。

刚进浴室，冷不防门后居然伸出一只强而有力的手，在她腰间一拦，便将她搂了过去。在对方还未来得及堵住她的口之前，田依依大喊一声：“救命——”随即被一阵刺鼻的药水味掩住口鼻。

商尔凯接过电话之后，在电话那头“喂”了老半天，对方也没个声音，正想挂掉时，终于听见有女人叫了一声“救命——”便无声无息了。

商尔凯心知不妙，赶紧问正在整理房间，准备休息的雨璇，“刚才那通电话是谁打的？”雨璇拎过一条粗辫子，歪嘴斜眼的搜索枯肠的想着，然后说：“好象是叫……什么……甜……腻腻……的。”“甜——腻——腻？”商尔凯仔细想着他所认让的女孩当中有没有姓……“啊！”他想起来了！击掌道，“会不会是田依依？！”田依依在电话那头叫救命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？！

他忙抓起电话旁的一串车钥匙，深感抱歉的对雨璇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有急事必须出去，才第一天就让你看家……”雨璇很不在意的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去忙吧！孩子就交给我好了。”却没注意到，隔壁房间的商羽正得意的打着歪主意，偷偷地笑着。

2

田依依还来不及看清歹徒的脸，就在一阵刺鼻的药水味中昏厥了。

等她昏厥后，歹徒“咩！”了一声，做个暗号，又有一名蒙面歹徒身手俐落的由浴室窗口跳进来，一看见同伴手里搂着个女孩，不禁欣喜道：“嘿嘿嘿！今天还真顺利呀！

一出马就到手。”先前那个歹徒朝他使个眼色说：“我们动作要快！趁着她还没醒来的时候，赶快洗劫一空！”说完，先前这个歹徒拖着田依依到床上摆平，后面的歹徒就开始翻箱倒柜。

“嘿嘿！这查某全身都是酒味，不过长得还满正点的。”先前那个说。

后面那个找了老半天，什么也没找到，一听他这么说，也靠过来暧昧的看着田依依；田依依穿著透明的薄纱睡衣，里面的内衣裤若隐若现的显露出来，看得两个人心荡神驰。

“喂！大仔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尝尝？！”两人高扬着眉，交换一下神色。后面那个说：“大仔放心，我事先都调查过了，这个查某平时一个人住，不会有人闯进来的。”可是他们却都忽略了床头没挂上的听筒，只是得意的沉溺在欲望中。

被称做“大仔”的，一手就将田依依的睡衣掀起，两人淫笑着脱下自己的衣裤就要准备扑上去，突然门“砰！”的一声被踢开，商尔凯闯了进来。

“双手举起来！”商尔凯拿着一支电击棒，站在门边朝他们俩大喝一声。

两个歹徒傻眼了！：以为有人拿着枪瞄准他们，不敢乱动，只好依口令行事；可是双手才举起来，刚才脱到一半的裤子就都落了下来，他们赶快再将裤子提上来。

“我说别动！”商尔凯虽然大声威胁恐吓，但两条腿也止不住地发软；生平没遇过这种事，谁知道歹徒身上是不是有刀有枪？显然他们都以为商尔凯手上拿的是枪！所以两个人再度颤抖的举起双手，不敢回头。

这下商尔凯终于看清楚床上躺着睡衣被掀开，只穿著内衣裤的田依依。

“可恶！你们这些没人性的王八羔子，到底把她给怎么样了？”“老……老哥……，没……没有……，我们没把她怎样，你……你可以检查……”当中的一个人说。

“是呀！有话好说，我……我们什么都没偷，什么都没拿……你就放……放了我们的吧！”商尔凯怒气一来，拿着电棒就往两人身上打，电得他们大声呼救。

当中那个叫“大仔”的，发现商尔凯手里拿的只是电击棒，不是枪，灵机一动，趁商尔凯在电击他的同伴时，就反要由背后抱住他，想夺取商尔凯手中的电击棒。

当两个人在地上交缠很难舍难分时，“大仔”骂同伴说：“你是死人啊？不会帮忙啊？！”同伴情急，瞬时由腰间抽出一把匕首，想也不想，就朝商尔凯猛刺去——“啊——！”商尔凯这一声尖叫，将床上的田依依喊醒了！她诧异的发现商尔凯就在她眼前！而且还有那两个蒙面歹徒。

商尔凯手臂挨了一刀，只好松开电击棒，伤口的血迅速沾染衣裳，他咬紧牙忍着痛。

田依依发现商尔凯受伤了，由床上惊跳下来抱着他，“尔凯！尔凯！你怎么了？要不要紧？”“大仔”和同伴看见自己杀了人了，吓得手足无措，赶忙夺门而出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警察的哨声在房门外响起；当他们跑出去时，正好撞上警察，当场被逮个正着！

警员向商尔凯道谢，因为他的及时报案，警方才得以将歹徒逮捕；见商尔凯也受了伤，赶忙热心的要用警车送他上医院。

“不用了！一点小伤，回家敷敷药就没事了！”商尔凯因为一心挂念着孩子，不知道孩子们肯不肯服从雨璇的教导？所以坚持不去医院，警员们只好由他。

田依依趁他们在说话的时候，早换好衣裳，待警员走了之后，她拿出医药箱来为商尔凯包扎。

殷红的肉被划开约有五公分长的伤口，歹徒虽然狠狠的刺，但因为偏了方向，所以伤口不深。

田依依一边为他消毒伤口，一边哭着，“都是我害你的，尔凯，我……”商尔凯极力在忍着皮肉之痛，还必须不时的安慰她几句，“让你受惊了……放心，一切都没事了……真是委曲你了……那批歹徒真……真是没人性！啊！”他又忍不住的呻吟起来。

田依依看在眼里，真像有千万把刀插在心上般的难过。

“哦……忘了问你，你还好吧？有没有怎么样？”商尔凯趁着喘息的空档问。

田依依摇头。

“尔凯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已经被……”田依依伤心的，泪又潸潸而下。她帮商尔凯上好药，铺上药棉、纱布，再缠上绷带，总算大功告成。

“没事就好。事情过去就算了，赶快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去了什么东西？”商尔凯包扎完毕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没什么贵重东西，即便有，去了也就去了，那些都不及你重要……”此语一出，商尔凯凝视着她，愣了愣，“你——”“难道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”田依依扑倒在他怀里。当然，她很小心不去碰到商尔凯受伤的那只手。

商尔凯慌乱得不知如何以对；对田依依，他一直都当它是工作上的好伙伴，从来都没特别去注意这她，即使在婚变之后，他也忙累得根本没时间去注意周边的女同事。田依依会看上他？他真的一点也不知道。

商尔凯用另一只手缓缓推开她，他不习惯田依依这样的表达方式，教他窘得不知如何以对。

“啊！我居然忘了家里三个小孩还在等我呢！”他找到借口就想开溜。

“我送你——”“不……不用了：我自己可以……”“你手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开车？不不不！事情因我而起，我必须送你回家。”田依依不管他肯不肯，取了车钥匙，小心翼翼的扶他起来。

商尔凯虽然觉得挺别扭的，但是看看自己，伤成这样，开车的确不方便，便不再坚持。

雨璇刚哄睡了柔柔和薇薇，想先洗个澡；经过商羽的房间，见到大灯还亮着，便悄悄将门开了一个小缝，探头进去望。

“小羽，怎么还没睡？”商羽坐在书桌前作功课，听见背后门声，回过头来给了她一个大白眼，“没经过我允许，怎么可以随便开我的房间门？”随后又补了一句，“你妈妈难道都没教你吗？”雨璇干脆将整个房间门推开，两手叉着腰说：“看清楚，我年龄比你大，个子也比你高，再怎么讲，我都算你的长辈，对长辈说话要有礼貌，你妈妈难道都没教你吗？”“不许你这样说我妈妈！”商羽听见雨璇这样说妈妈，气得脸都胀红了。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不要人家这样对待你，你就必须先要求自己尊重别人，懂吗？”商羽别过脸去，故意不用她。雨璇见他不再伶牙俐齿，就退出房间，到浴室去洗澡。

“啊——！”商羽听见由浴室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是一阵物品铿锵的落地声。他不禁得意的掩嘴偷笑，“哼，活该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惹我！”过了一会儿，雨璇手里抓着一只长约二十公分的玩具大老鼠，气冲冲的踢门进来，朝着正在暗笑的商羽，厉色的问：“是不是你的杰作？”商羽走过去一把夺回那只老鼠，心疼地拍着，嘴里故意说道：“乖哟！宝贝鼠，你怎么偷偷溜出去玩？”他瞄了一眼雨璇，又继续对老鼠说，“你看，不听我的话，被丑巫婆吓到了吧！”雨璇简直要怒发冲冠，一只手举到半空中，眼看就要挥下去，商羽忙一闪，“哼！”

你敢打我？！我正好可以叫我爸爸辞掉你！”雨璇在半空中的那手，只好无力的又垂下来。

商羽见她手放下来了，脸上有恶作剧表演成功后得意的表情。

她尽量压抑着怒气说：“好。咱们走着瞧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你敢再这样吓我，我一定会想出对付你的办法来的。”雨璇说完，便气冲冲的离开。

商羽在背后朝地做鬼脸，能将门踢上，“谁怕谁？！”

“呀！”雨璇在看见商尔凯进门的时候，惊讶得睁着一双大眼，张大着嘴叫道，“商先生，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”田依依怀着敌意的眼光，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土里土气的女孩。先前打电话来，一定是她接的；这么晚了，她还待在商尔凯家中，可见关系非比寻常。

“尔凯，她是谁？”田依依问。

还未等商尔凯开口，商羽在房里已听见雨璇高分贝的叫声，匆忙由房里跑出来看，“爸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”可是一看见父亲身边还有别的女人，便马上板着脸，不客气的上前将田依依的手臂由父亲的臂弯里抽出来，换成自己的。

“爸，她是谁？”显然商羽对父亲这么晚回来，而且身边居然挽着个女人颇为不满。

雨璇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指着田依依说：“哦——，我知道，你一定是那个叫做什么‘甜腻腻’的对不对？”甜——腻——腻——？这没礼貌的小丫头片子，居然把我的名字擅改为甜腻腻？！

田依依认为雨璇一定是故意的。情敌相见原本就分外眼红，这下田依

依更是气得七窍生烟。

虽然田依依将雨璇当成情敌，可是雨璇却毫不知情，仍自顾自地跟商尔凯报告说：“薇薇我已经喂好奶，柔柔也哄睡了，至于小羽呢，他硬说要等爸爸回来才肯睡，我只好由他了！”商羽瞪了雨璇一眼，眼光再转回父亲的时候，赫然发现父亲的右手居然缠着纱布，白色的纱布上，犹惨出一片殷红。

“爸，你怎么弄的？”商羽一双眼睛突然愤怒的转到田依依身上，“一定是你让我爸变成这样的！”“小羽，不可以没礼貌！”商尔凯斥责儿子，并转对田依依说：“好了，依依，我既然已经安全到家了，你也可以放心回去了。”原本田依依是可以放心的回去，但是眼前还有一个女人没回去，凭什么自己要先回去？搞不好，这个女的还要留下来过夜呢！那么自己就更不能走了！田依依不服气的想着，便开口装模作样的说：“尔凯，刚才那副惊险的模样，你又不是没遇见，难道你真的忍心要我回去？不怕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？”“依依，那两个歹徒已经被抓走了呀！”商尔凯说。

“谁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同党？”田依依强词夺理，就是赖定了。

雨璇看了老半天还搞不懂他们在玩什么游戏，可是自己的确也累了一天，打个呵欠跟商尔凯说：“商先生——”“以后直接称呼我名字就行了。”商尔凯坐到沙发上。

雨璇别扭的双手互揉地说：“这……不太好吧？”“在家里还需要这么拘束吗？”商尔凯说。

“商……尔……尔凯，我刚才已经洗过澡了，瓦斯还没关，该你去洗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去睡吧！”雨璇转身要回房，突然想到商尔凯手上有伤，不方便洗澡，也没多想，就脱口而出说：“哦，我忘了你手受伤不方便洗澡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商尔凯一愣，“不……不不，你别管我了，先去睡吧！”田依依看着他们俩一来一往的传达暧昧情意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

雨璇放心的转身回房，只剩商羽一双眼直勾勾的瞪着田依依；不消说，他恨不得这女人能赶快离他父亲远远的。

“小羽，你也去休息吧！”商尔凯对儿子说。

“才不呢！反正现在是放暑假，早上又不用赶上学，我要陪你！”商羽说完，挑衅似的瞪了田依依一眼，“爸爸什么时候睡，我就什么时候睡。”

“那……依依你呢？”“我是不敢再回去了。”田依依耍赖。

“爸，我们家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”商羽也互别苗头道。

商尔凯以既尴尬又抱歉的眼神望着田依依，“依依，对不起，我们家真的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”“我睡哪里都可以呀，像沙发啦！地板啦——”话还未完，商羽就故意一副惊讶的表情说：“什么？！你不怕蟑螂、老鼠吗？”“你家有蟑螂、老鼠？”“何止有，而且还又肥又大呢！这是我家的名产，难道你没听我爸提过？”商羽吓她。

商尔凯心里清楚儿子的用意，也不去揭穿他；自己折腾了一个晚上，的确很累了，他需要好好的、清静的睡上一觉。可是若有田依依在，他是绝不可能有个好觉睡的，所以他任由商羽与田依依抬杠。

田依依似乎真的被嚇到了！她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怕老鼠！

“前几天我爸半夜睡觉时，发现身边棉被里怎么多出一个人来，掀开棉被一看！哇！

啧啧，是一只这么大的老鼠在陪他睡觉呢！”商羽夸张的用手比着。

田依依眼越睁越大，嘴也越张越大。

“还有，我们现在房里还养着一只大老鼠，你要看吗？我去抓给你看！”商羽说完就往房里跑。

田依依被商羽又说又比、唱作俱佳的表情给哄得一愣一愣的，现在一听说他还要去抓大老鼠出来给她看，以为真有其事，便趁商羽还没抓出大老鼠时，吓得跌跌撞撞的夺门而出。

“哈哈……”父子俩瞧着田依依慌张离去的背影，捧着肚子大笑。

“她真的被我吓跑了！”商羽颇得意的说。

“不过小羽，你这样是太过分了一点。”“谁要她想打爸爸的主意？以后谁要是敢亲近爸爸，我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和她斗的！”“你这个小鬼灵精！你放心，爸爸心中永远只有你和妹妹们。”

一大早，雨璇就将早餐弄好。因为昨天晚上就将家中清理干净了，所以今早并不忙碌。

商尔凯一早匆匆忙忙的出房间准备做早餐，却看见早餐都弄好了，一份份的以餐盘摆在桌上，颇感讶异，“雨璇，你也会做饭？”“以前每天早上都要早起，给哥哥嫂嫂及那三个孩子煮稀饭吃。”雨璇羞赧地回答。

“哇！你年纪不大，但是还挺能干的。”商尔凯夸她。

“哪里。只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习惯早餐吃稀饭？我知道台北的规矩，好象早餐都吃什么三明治、汉堡的。”“也不全是如此，不过，要是能每天都替换着吃更好。”商尔凯一面梳理头发，一面赶着到浴室盥洗。

替换着吃？雨璇一听吓坏了；那不表示我还要学会像“总铺”一样掌大厨？！

“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那些早餐，在楼下早餐店都有得买。”商尔凯虽然手不方便，但还是小心翼翼的举起牙刷。

雨璇看他行动不甚方便的样子，走过去说：“我来帮你洗脸吧！”商尔凯满嘴的牙膏泡沫，口齿不清的说：“我只是请你来当保母的，你不需要服侍我，至于照顾孩子以外的杂事，及厨房里的事，都等我下班回来后再做。”

“那午餐呢？”“午餐我会回来带你和孩子们出去吃。”商尔凯好不容易用单只手梳洗完，又回房里去换衣服。雨璇实在看不过去，这次不征得他同意，雨璇径自跟着他进房间。

商尔凯见雨璇跟着进来，诧异道：“你进来做什么？我要换衣服世？！”

“我知道。我就是来帮你换衣服的。”雨璇说。

“可是我……”商尔凯想说：我还要换裤子：怎么能让你看到？！

雨璇好象有读心术似的，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偷看的。”商尔凯受宠若惊，却自认无福消受，以左手推他出去，“不不不，还是我自己来！”

我不习惯被人家——”雨璇快语的接着说：“被人家看吗？”商尔凯的脸已经红到眉毛上了；怎么这小妮子讲话这么直？这么不经修饰？他将雨璇推出房门对她说：“我只请你务必替我照顾好这三个孩子，他们刚失去母亲，心里一定很难受，我怕他们禁不起这突来的转变，而变得心里不平衡。或许你不知道，他们已经吓跑了两个保母，我不希望你是第三个，所以你心里要有个准备。”“这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”雨璇应着。

“还有，我那个大儿子，脾气很古怪，除了他母亲，谁都管不了他，如果他有任何对你不敬的地方……”“我有经验，我会用自己的方法‘对付’

他！”“啊？！”“哦，不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‘教导’他。”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商尔凯关上门在里面着装。

当他穿好衣裳开门出来，雨璇见他手里拎着一只黑袜，好象在我什么似的。

“怪事，明明两只黑袜都放在一起的，怎么睡一觉起床就少了一只？”
商尔凯走到沙发去找，又到柜子旁、电视后到处找，“难道还有小偷专偷袜子不成？”当商尔凯在客厅走来走去时，雨璇发现他衬衫塞了前面忘了后面，衣领也没折好，领带挂在脖子上，一只黑袜连着衬衫被塞进裤腰间，这副呆样子实在好笑，不禁噗哧笑出声来。

商尔凯莫名其妙的盯着她，“你笑什么？”雨璇走过去帮他翻好衣领、拿出黑袜、塞好衬衫，最后打上领带。一切整理好了，连商尔凯都惊奇不已。

“你真能干。可是怎么也会打领带？”“以前学校的校服都要打领带的。”
商尔凯觉得眼前这小女孩真是不简单！虽然个性太直，但一般家庭主妇会做的她都会；她会做的，家庭主妇却不见得会。十年的婚姻生活中，他甚至从未见灵动手做过这些。

来到餐厅坐下，商尔凯对着呆站在一旁的雨璇说：“来呀！一块儿吃。”
“要不要叫小羽他们也起床吃？”“不用了，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好了，我们先吃。”第一次跟个不认识的大男人一块儿用餐，这种感觉挺怪的。但是不习惯也得习惯，恐怕以后多得是这样的机会。

这一餐，雨璇虽然吃得别别扭扭的，不过席间她不只一次偷瞄对面这个帅气的大男人，奇怪，怎么他连吃东西的神态都这么教人着迷？这样帅的男人，他的妻子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？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柔柔起床了，她睡眼惺忪的倚在厨房门边看着雨璇洗碗，“爸爸呢？”雨璇回头说：“啊！原来是柔柔起床了。”“叫我公主！”柔柔揉揉眼说。

“你是柔柔啊！”柔柔嘟着嘴，学她哥哥的样子，两手交叉在胸前说：“我说过叫我公主！妈妈都是这样叫我的。”雨璇见她装出那副神气的小大人模样，背过脸偷笑，再转回头时，换了一张正经的脸对她说：“可是我不是你妈妈呀？！我是你新的保姆阿姨。”“我不要保姆阿姨，我只要妈妈！”她大声说。

雨璇将柔柔拉到一边对她说：“可是你现在没有妈妈了，必须要有个像妈妈一样的人来照顾你呀！”柔柔一径地摇着未梳理的乱发，固执的吵着：“我不管！我不管！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！我不要你，你走开啦！”柔柔耍脾气的将雨璇推开，开始哭闹起来。

真没想到这家的孩子，各个脾气都这么倔！跟嫂嫂那三个比起来，这几个不但鬼灵精，而且更古怪！

雨璇想拿出以前对付嫂嫂那三个孩子的法宝来试试看，于是她手往脸上一抹，马上换了一副扑克脸。

这招不但投效，反倒让柔柔哭闹得更凶，连沉睡的薇薇都被吵醒了，两个人好象在比谁的分贝高似的，用尽力量的哭吼着。

雨璇态度软化下来，跌坐在地上拍着额头大喊：“我被打败了！”

“环宇国际机构”这栋建筑物在台北堪称为数一数二的国际办公大楼。这几个镶金大字在太阳光下金光闪闪的，颇具气派；大厦共有二十层楼，里面办公室全是一流的设备装潢，是一间规模甚大的企业机构。

一早上，办公室里的同事，看见商尔凯的手伤，都借机调侃。

“商尔凯，手怎么了？昨天被女朋友咬伤了？”“不像吧？大概是‘用力’过猛，抓伤了。”“哎呀！别被老凯一副忠厚老实的外表所骗了，或许手臂上正是女人的胜利标志呢！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将商尔凯昨晚的英雄行径都变为狗熊行为了。商尔凯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也不想去辩驳，毕竟这是自己的事，何必要让大家都知道呢？只有田依依知道。她整个早上都在暗地里默默注视着商尔凯，尤其是当商尔凯专注于某件事的神情，那神情深深的迷醉了田依依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牵引着她的每根心弦；商尔凯只消皱皱眉头、抿抿嘴，就足以令田依依一整天的情绪都陷入谷底。这样的痴恋、苦恋啊！为何那个木头人一点都看不出来？一点都感觉不到？盼哪盼，好不容易，终于盼到有一天他跟方灵灵离了婚，田依依以为自己将是商尔凯未来生命中的女主角，无奈他对她一如以往，就像是一杯无色无味、淡得出奇的白开水；即使在昨天晚上，商尔凯发现田依依被歹徒剥得只剩下内衣裤时，仍不能勾起他想占有田依依的欲望。

依依呀依依！难道你就注定要一辈子扮演这种悲怜的角色吗？为什么不积极一点？！

一天中有八个小时待在同一个屋檐下，难道这八个小时真的丝毫无机可乘？不！田依依对自己说，我已经输了一次，这次，我绝不能再输给他家里那只土得可以的四眼田鸡！

正入神的想着，田依依的肩上突然被人使劲一拍，“嗨！在想什么？”田依依猛的被吓了一跳，转过头一瞧，原来又是“黏人精”！他怎么老是阴魂不散的跟在身边？真是应了他爸妈给他取的好名字——粘仁青！

田依依无趣的望了他一眼，嘴里不情愿的吐出，“没什么！”便又兀自低头埋首工作。

粘仁青顺着田依依刚收回的目光望去，看见商尔凯，他心里已略知一二，有些酸涩，但不形于色，仍旧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说：“真的没想什么吗？可是我看你想得‘很努力’哦！”田依依绷紧一张脸，抬眼看他，“黏人精，我在想什么关你什么事？”“哦，当然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关心，随口问问。”他尴尬的答道。

“请收回你的关心，我不需要，可以吧？”田依依不客气的顶回去。

粘仁青摊摊手，一副无奈的说：“好，我收回，我收回，对不起。”他无趣的走向自己的座位上，想了想，又走回来，正经八百的站在田依依面前。

“怎么？还有事吗？”田依依问。

“我想中午邀你一起吃饭。”他坦白的、诚恳的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事先跟人有约了。”她断然拒绝。

粘仁青觉得自己颜面尽失，为了讨她欢心，他已经抛弃了许多男人该有的自尊，哪次不是低声下气、和颜悦色的对她说话？可是她总是一副冰冷的模样待他，这样公平吗？以前他就看得出来田依依喜欢商尔凯，但是商尔凯是有家室的男人，喜欢归喜欢，田依依也无可奈何；但近来商尔凯传出婚

变，粘仁青知道自己再不加把劲儿，只怕田依依真的要成为商尔凯的了！

田依依见他一副无辜的模样，站在她面前不肯走，心里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于是态度软化的说：“嗯，不过晚餐还没有人约……”粘仁青一听，脸上下垂的线条马上转为上扬，既惊喜又感激的说：“那下班我们去‘金水车’？”田依依终于为他露出一丝微笑，点点头。

“你这个坏巫婆、恶巫婆、丑八怪、猪八戒！你放开我！我不要你管！”小羽提高了嗓音，失声喊叫，口水与拳脚齐下，雨璇一个大意，又让他从手中溜走。

“你给我回来！看看你做了什么？居然将我的眼镜踩碎！我今天非好好教训你这个没人管教的野孩子不可。”小羽跑到沙发后面躲着，并对雨璇做鬼脸，幸灾乐祸的说：“你抓不到！嘿嘿！你来呀！来呀！”“真想不懂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皮、这么欠人修理的男孩子？！”雨璇气呼呼的大声说，“大概你妈妈也因为受不了你才离开的。”听见后面这句，小羽突然愣在原地，几秒后，猛然跳起来往前冲，“不准你这样说！”

妈妈不是因为这样才走的！你胡说！你乱说！我打你！我打你——”雨璇也愣住了！没想到一提到他母亲，竟会让他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；原本是想借着他母亲来驯服这头野牛，没想到却适得其反，赶紧闭了口，只轻轻推开他，吐出一句：“我真受不了你！”“受不了？那好啊！你走！你快走啊！又没人留着你！我们家根本不需要你！你走啊！你别以为留下来就可以勾引我爸爸！告诉你，我爸爸说过，他除了我们兄妹，谁都不爱！你听清楚了没有？！”没想到这小子年纪才十岁，竟会用这么多刻薄的言词来骂人！

“这些刻薄的话哪里学来的？！”“我喜欢学！我爱说！你管我哪里学来的？”雨璇两手叉着腰，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望着小羽。这个男孩实在是聪明有余，可是却是如此厚道不足、乖张难驯！

“我不管你这些语是哪里学来的。你听好，我只是来你家当保母，不是来抢你们的爸爸。你们的爸爸，或许有人希罕，但那绝不是我！从今天起，不要再让我听见你说这些难听的话，否则我——”“你怎么样？你就要离开我们家是不是？好啊！那你走啊！”小羽用手大力的推她，让她差点踉跄倒地。

“哼！你越希望我走，我就越是要留下来。”雨璇说。

“你——”小羽生气的说，“你羞羞脸！你……你不知羞耻！还有……”他搜索枯肠，竭尽心力的想要想出一些骂人的话来刺激雨璇。

雨璇强憋着的一股气又土来了，她两步就跨上去拎起了还未骂完的小羽，一脚踩在沙发上，将小羽倒扣在腿上，不加思索的就在他屁股上连掴三掌。

“我要告诉爸爸！你等着瞧好了！我一定要爸爸打你、赶走你、杀掉你……”小羽咬牙切齿的一阵乱吼乱骂。

“好！叫你爸爸来杀掉我吧！”雨璇又连打几下。小羽先是嘴硬，不肯屈服，后来知道自己再骂下去必会挨更多揍，只好闭嘴。

雨璇见他不再口出秽语便停了手，放他下来。

小羽满脸通红的用一双难看至极的死鱼眼瞪着她。那对倔强的、倨傲的双眼，并不像商尔凯，可能像他的母亲吧！

雨璇指着他警告说：“你最好记清楚今天挨揍的事，而且要牢牢的记

住，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形，我绝不宽容！”雨璇离开客厅之后，小羽忍不住一股委屈升上心头，张口“哇！”的一声就大哭出来。

“金水车”是一间颇有格调的日式料理店，由外边的装潢看起来，颇具道地的日本风味；一进门，由服务生的九十度哈腰鞠躬中，更看出了她们待客的热诚与服务水准。

在一间间以屏风隔开的座位里，还能听见邻座传来的日语交谈声。

穿著和服的服务生，带着粘仁青和田依依到长廊后的一间小和室来。

“这间店经常都有日本观光客或商人来这儿谈生意，不但服务亲切，料理实在，价格也公道。”粘仁青对田依依介绍说。

“你肯来？”田依依环顾四周问。

“以前是。”粘仁青拿着 MENU 递给田依依，“想吃什么尽量点。”田依依又推回给粘仁青，“我对吃很随便，你点就行了。”粘仁青向服务生点了餐点后，服务生又行礼如仪离去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眼神迷蒙地望着前方，喃喃的说：“以前常跟心萍来这儿。”“心萍是谁？你的女朋友吗？”“以前的女朋友。不过，她四年前就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。”田依依心底闪过些许同情；与粘仁青同事算来也有两年了，因为田依依的心里一直都只有一个商尔凯，所以根本未曾仔细的、好好的看看其它的男同事。尤其是粘仁青；她一直觉得他像个牛皮糖似的教人烦腻，每当两个人无意中碰面时，田依依总是嫌恶的避开，甚至不愿与他多说一句话。

但今天，她发现了粘仁青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温柔、深沉；也在今天，田依依同时发现粘仁青内心的情感，也是细致而丰盈的。

“会不会想她？”“刚开始是难免的，但日子久了，伤口也痊愈了，不再感觉，更何况当初一切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的；既然她也曾经深爱过我，这就够了，又何必一定要厮守终身？”因为他这番话，田依依决定要重新开始认识这个人。

“你真的这样想吗？”田依依边谈边开始享用侍者送上的餐点。

“不是吗？”粘仁青说，“你想想，在最美的时候结束这段感情，是不是要比结了婚后天天吵架、天天打架，将彼此对对方最完美的感觉破坏无遗要好？”“我不懂，有谁不愿意天长地久？”田依依说。

“你又错了！刹那间彼此相系、相依的温馨感觉，绝对胜过天长地久。”田依依摇摇头，她依然不能理解。

“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结婚之后，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，骗骗小孩还可以；你想，有多少对夫妻不是在天天争吵中走过来？有哪对夫妻真是如童话中所说的，能幸福快乐直到白首？”粘仁青停了一下继续说，“所以，保留对彼此最美好的记忆直到永远，这不也是一种幸福？一种永久？”看来，田依依真要对他另眼相看了。

“那你的意思是宁愿一辈子单身了？”“也不一定。”他挟了一块寿司。

田依依又放下手中的食物望着他，“怎么说呢？”“除非遇到一个让我真正想占为己有的人，那除了‘爱’之外，必须再加上一点其它的东西。”“你是指‘欲’？”粘仁青笑笑，“或许是吧！”这套逻辑，搅得田依依一个头两个大。不过，这一餐，他们吃得很愉快，用完餐后，又一起去舞厅跳舞。

在浪漫的灯光与醉人的音乐流泻中，田依依和粘仁青在舞池里轻拥着。两人都没说话，只是放下白日办公室里的面具和武装，卸下一天的疲劳与烦琐，享受片刻的安宁静谧。

突然，田依依想到，她几乎将一件很重要的事给忘了！

没错！是商尔凯。

商尔凯昨天为了她而受伤，白天在办公室里，为了避免同事的闲言闲语，田依依总是装出一副淡漠的桢情，可是下了班，她可以大胆的追求她想要的！

想到此，她推开粘仁青。

“怎么了？”粘仁青讶异的问。

“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必须马上去办。对不起，粘仁青，改天还有机会再陪你来。”粘仁青露出一抹失望。不过，他该满足了，毕竟从来不理他的田依依，今天也陪了他一晚上，粘仁青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当一首音乐完了时，他说：“我送你。”“不！我……我必须自己去。”田依依说。

粘仁青心里很清楚，田依依一定是为了商尔凯。不过他也没说破，只是点头表示尊重她。

田依依松了一口气，拍拍他的肩说：“谢谢你今晚请我出来，我很愉快，真的。”粘仁青为她招了一辆出租车，望着她上车、离去的背影，他摇摇头，露出一丝苦笑。

六点过去了，还没见到商尔凯下班回家。客厅的一角，柔柔和妹妹——薇薇正玩得高兴，突然不知何故，薇薇出手抓着柔柔的衣裳又哭又叫，大概是柔柔又抢薇薇的东西了。

雨璇坐在沙发上看报，顺便等商尔凯回来做晚餐。反正他说过，她只要将保母的事做好，其余的工作就全交给他负责。也好，这样雨璇更落得轻松。

虽然这家的孩子挺怪、挺可恶的，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么好的差事哪里找？以前在嫂嫂家，一大早就得起床忙了。忙完上学，放学再忙，直到全家都上床了，才有她休息的时间——嘿嘿！虽是这样说，但是期间她还是挺会找机会偷懒的！当然也被嫂嫂抓到过好几次，不过，只要脸皮撑厚一点，她又能如何？还是一样得给她吃、给她睡！

只是，这样洗衣、煮饭、整理家务的工作，雨璇做了好几年，也不见兄嫂给过什么酬劳；如今只要带好这三个小祖宗，不必洗衣、不必煮饭、不必整理家务，每半个月还能支领一万五世！这种工作哪里找？薇薇的哭声越来越大，雨璇放下报纸走过去，“柔柔，你是姊姊，应该要让妹妹嘛！”“不要！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！我不给她玩！”柔柔霸道的拿着东西就往小羽的房间里，边跑边叫，“哥！你快出来呀！这坏巫婆要打我！”小羽基于保护妹妹的立场，站出来将柔柔往自己身后拉，并竖起全身的刺，准备向雨璇宣战。

雨璇见他那副有理也说不清的模样，只好回身抱起薇薇哄着说：“薇薇最乖了，薇薇不哭，我们下楼散步去，顺便等爸爸回来啊！”才说着，电铃就响了。柔柔高兴得跑出来大叫道：“太好了！爸爸回来了！”“小公主，你乖不乖呀？”商尔凯一进门，丢下公文包就先抱起柔柔哄一番，再接过薇薇逗一逗，最后朝着小羽说：“你猜，爸爸给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？”小羽

冷漠的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商尔凯由公文包中，拿出一个小礼袋装的长方形礼物，递给小羽，“你自己拆开看看。”小羽拆开一看，惊喜得跳起来大呼：“哇！是电动玩具世！爸爸，你简直太上道了！”

以后我也可以拿电动玩具到学校去秀了！”商尔凯见儿子这么高兴，也说：“其实爸爸早就想买给你，可是每天不是上班，就是下班；下班回来还要忙，根本没时间出去买，现在刚好有雨璇阿姨过来帮忙，爸爸才趁下班的时候去买回来。”柔柔看到哥哥有礼物，她也吵着，“爸爸偏心！哥哥有礼物，我也要！”“好好好，吃完晚餐爸爸就带你们出去逛街，看柔柔和薇薇喜欢什么？爸爸都买，好不好？”“哇！太棒了！爸爸万岁！”柔柔跳起来高兴的说。

雨璇看他们这副亲子和乐的模样，想起了自己自小缺父后又缺母，住在哥嫂家被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情形，不禁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商尔凯转眼看见雨璇神情落寞，双眼微红的呆立在一旁，关心的上前问：“怎么啦？在想什么？”雨璇眨眨眼，将即将呼之欲出的眼泪硬收回去，摇摇头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！我只是……见你们父子这样……很感动。”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他说着，忽然发现雨璇的脸上少了什么，他问：“你的眼镜呢？”雨璇一摸脸，想起上午眼镜被小羽踩碎的事。小羽在一旁紧张的望着她，怕她说出来，却又直勾勾的瞪着她，大有一副“你敢说就给我试试看！”的模样。

雨璇虽然心里还有气，可是她决定给小羽一个自新的机会，便说：“哦……早上不小心压坏了！”“没关系，再去配一副就好了。”商尔凯由桌上提起一塑料袋说，“来，这里有四个便当，因为我手伤不方便自己弄晚餐，所以从外面带回来，快打开吃吧！吃过后跟我们一起出去。”“我？！”雨璇一直以为商尔凯会让她看家。

“当然，以后这个家庭里有任何活动，你都要参与。”商尔凯说。

这个老板，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“主人”作风。照理说，一般家仆都只有沦为“看门狗”的份，哪能随主人们出去玩乐？“好了，你去准备准备，我们吃晚餐了！”他走进自己房里换衣裳，回头又说：“哦，对了，雨璇，你好象没带换洗衣物过来是不是？”“我……”“那就记得，晚上除了去配副眼镜之外，再买个几套衣服回来！钱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先预支给你。”雨璇简直要感动得五体投地了，“谢谢你！商先——”“商——尔——凯！”他纠正。

4

雨璇抱着薇薇，商尔凯牵着柔柔，只有小羽不愿意跟在他们身边，独自在身后走着。

商尔凯带柔柔去捞鱼，带薇薇去坐电动车，带小羽去玩弹珠、射飞镖，三个小孩简直乐坏了！

商尔凯想着以前灵灵在的时候，整天只知道赚钱！赚钱！因为娘家财产颇大，只有一个独生女，所有事业都必须由灵灵来继承，灵灵恨不得一天能有三十六小时来供她运用，哪有多余的时间来陪他们？就连星期天，也

因为灵灵需要休息，而全家只好被关在屋里过周末。

现在看见孩子都这么快乐的嘻闹着，商尔凯想，或许与灵灵分开是对的！虽然孩子在短时间内可能心绪还不太稳定，心理也还不能平衡，但他相信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。

最高兴的莫过于雨璇了！自从母亲去世后，她可说几乎不曾逛过街，不曾看过这么多新奇的事物，更别提买新衣服了，虽然刚到台北的那一天，也曾自己逛过台北车站楼上的商场，但是一个人逛和与人一起逛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。

看见街上这些花花绿绿的漂亮衣裳，雨璇双目都要凸出来了！商尔凯帮她挑了几套洋装，又带她去配了一副隐形眼镜。她趁商尔凯陪孩子玩的时候，悄悄去选购了几套内衣和零星用品。想起以往，她只能将就着穿嫂嫂留下来的一些破旧衣物，缝缝补补一样可以穿个好几年，而两年前配那副“两光”眼镜，却花掉她辛苦工读赚来的几个月的薪水；现在商尔凯愿意预支她薪水，再陪她去配眼镜、买衣裳，能遇见这样的“雇主”、“老板”，对她来说，真是太幸福了！

她决心以后要好好的为商尔凯效劳！孩子的乖张、难驯、恶作剧，如今在她看来，都已不算什么了！都变得可以忍受了！

逛到晚上十一点多，大家都累了，才高高兴兴的回家。

雨璇一回到家就忙着试她的新衣，小羽回到房间打他的电动玩具，商尔凯将柔柔和薇薇都哄睡了，疲累的张开四肢，瘫在沙发上休息。

他看着这栋灵灵留给他的豪华住宅，心中有些许感伤。不是为失去灵灵而感伤，而是他一直无法赚比灵灵更多的钱！这教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窝囊。

不一会儿，雨璇穿著新衣由房里出来，在房门口拉着裙子旋了个身说：“嗨，大家看！我这样好看吗？”但一抬起头，发现客厅除了商尔凯外，孩子都不见了！觉得颇难为情。

当商尔凯缓缓回头时，感到眼前蓦然一亮，一双眼直直地盯着眼前的雨璇！天哪，这……这是原来那个又土又呆的雨璇吗？雨璇摘下那副又厚又重的眼镜后，一双骨碌碌的大眼，配上又长又翘的睫毛，实在美得出奇；在眼波不经意的流转中，自然呈现一股单纯的满足与快乐！而挺直的鼻梁和小小的、丰满的、红红的唇，令人不禁想一亲芳泽；头上两条粗辫子也松解开来，一头乌黑柔克的长发，微有波浪的披泻在肩上；加上她那修长的身材，配上碎花缀蕾丝花边的洋装，看起来既纯又美，简直就像由琼瑶小说中走出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。尤其那副我见犹怜的感觉，令任何人看了都不禁生出一股想保护她的冲动！

“为什么你这样看我？很丑吗？不适合吗？”她连说话都变得轻轻柔柔。

“不不！哇！很美，真的很美！”他不由得喃喃念着。

雨璇又喜又羞，一抹驼红飞上了脸颊。她低下头，拉着裙襬左看右看、左转右转。

商尔凯不由自主的走过来赞叹说：“雨璇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摘下眼镜后，真的好……好……”雨璇紧张的看着他，希望他要说的不是——好——难——看！

“哈——啾！”商尔凯打了一个大喷嚏，“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这样很美，真的很漂亮！我几乎要被你迷住了呢！”“真……真的？！”雨璇望着他；从没有人这样对她说过，哥哥嫂嫂没有，嫂嫂那几个孩子也没有！可

是现在居然有人对她说她美极了、漂亮极了！她实在不敢相信。

商尔凯忍不住的伸出手去触摸雨璇白皙的脸颊，雨璇一震，忙躲开来。商尔凯自知失态，忙收回手。雨璇的脸嫣红如醉，她羞怯的拉着裙子赶紧溜回自己房中。

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呀！雨璇靠在门板上想着，那种脸红心跳、呼吸急促、头脑晕晕然、心中温馨的感觉，是从未有过的。她不得不承认商尔凯是非常英俊的男人，追他的女人一定很多，例如像那天的——什么依依的！一这样想，醋意便在她心中扩大。她甩甩头，别妄想了吧！商尔凯怎会看上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孩？！

当雨璇将衣物都整理完了之后，准备去洗澡，经过客厅，发现商尔凯已累得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雨璇走近他，迟疑了一会儿，便转身悄悄的向商尔凯的房间走去。她拿起床上的凉被，正准备出来，忽然间，她愣住了。

在床头的小柜子上，她看见一个镶金边的相框，里面是一张商尔凯全家福的放大照片。照片中的女主人，颇有巾帼英雄之气，头微征上吊，眼向上看，有着商场上的女强人之姿；商尔凯手里抱着薇薇，夫妻两边各站着小羽及柔柔，这张照片予人说不出来的不搭调与不协调。

她拿起相框细看再三，雨璇突然有些同情商尔凯；或许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像照片中一样的不和谐、不搭调，所以男女主人最后才走上了离异之路。

将照片放回原处，雨璇拿着凉被，蹑手蹑足的来到商尔凯身边，轻轻的盖在他身上。

商尔凯的头偏了偏，翻了一下身，嘴里嗫嚅的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，又继续沉沉的睡去。

雨璇就站在他身边，静静的拟砚着他，那浓眉、直鼻，还有线条刚毅感性的唇。及宽广厚实的胸膛，随着浊重的呼吸一起一伏着，雨璇不禁又脸红心跳起来。

最后，雨璇看见他手臂上的伤，纱布都脏了，可见商尔凯并没有为自己换药。

雨璇拿出了医药箱，再取个薇薇坐的小椅子，坐在商尔凯身边，将商尔凯的手臂放在自己的腿上，小心翼翼的替他解开绷带，仔细的为他上药。还好，伤口没被感染，复原的很快；上完药，她又以极轻、极柔的动作将商尔凯的伤口再包扎好。想必商尔凯一定很累了，所以从头到尾并没有醒来。

雨璇又坐在旁边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觉得自己真好笑，一向粗枝大叶、不拘小节的她，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温柔起来？什么时候心中的女性本能也被激发了？难道自己在恋爱了吗？不！我不能再站在这儿看，待会儿要是他醒了被他看见，那多不好意思！雨璇赶紧又帮他盖好被、关上灯，才进浴室去洗澡。

商尔凯一早上班，就发现桌上的笔筒下方压着一张小纸条。打开一看，是田依依留的——尔凯，昨晚你到哪里去了？一晚都找不到你。

手伤好些了吗？中午在“亚爵”见。

关心你的依依留商尔凯望向依依，依依的目光也正投向他。他向依依点头表示谢谢她的关心，依依却苦涩的露出了微笑。而这些一来一往的眉目传情，全落入粘仁青的眼底。

午休时间一到，商尔凯打了卡就往楼下冲，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他还得赶着带午餐回去给雨璇和三个孩子吃呢！

至于田依依的约会，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！

还好公司距家里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车程，所以不需要耽误很多时间就到家了。

午饭后，雨璇由冰箱中拿出她自己做的布丁；柔柔和薇薇一看到布丁，高兴得又跳又叫！

“尝尝看我的手艺如何？”她对商尔凯说。

“嗯，看样子你正对了孩子们的胃口。”商尔凯说着。但他并未察觉小羽难看的脸色。

“哼！我最讨厌吃布丁了！”小羽将筷子往桌上一丢，起身离座回房间去了。

“小羽！”商尔凯唤他。

雨璇阻止，“没关系，不喜欢吃就别勉强，由着他去吧！”电话铃响，雨璇正在喂着薇薇。商尔凯放下眼前的布丁，跑过去接电话，“喂。。。。”“尔凯，你怎么在家里？不是说好在‘亚爵’见吗？我一直在这里等你，可是你却……”田依依一气之下哭了起来。

“我……”商尔凯安慰她说，“依依，你别生气，我……我必须带午餐回来给孩子们吃呀！”田依依在电话里，听见商尔凯旁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，她故意说：“恐怕不是吧？你是要伺候那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孩吧？！”“你——”商尔凯对她这句话很反感，“依依，说话要有分寸，不要太刻薄。”“难道你对我刻薄？我从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像你一样，为什么你回报我的总是冷淡无情？有时候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”“对不起，依依，我一直当你是工作上的好伙伴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？”商尔凯冷冷的回答。

“那你的意思是——我自作多情？”田依依抬高声音。

“我……你看着办好了，目前我根本无心谈感情，只希望我们仍能像以往一样是好同事，别去改变这关系。”雨璇也听见了商尔凯的话，她手里捧着布丁，怔怔的站在那儿听。

“不！我们不只是同事关系，我不要只是你的同事！以前你有妻室，我无法怎么样，但是现在你已经是单身了，我就不相信不能让你爱上我！”田依依哭着挂上电话，商尔凯手握着话筒，心也微微抽紧。

他从来没有想过会跟田依依有任何感情上的牵扯。以前在办公室碰面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商尔凯一点都看不出来田依依对他怀有特别的情愫；自从闹出婚变后，田依依对他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！白天一样是同事，可是下了班之后，她热情而主动，有时简直令商尔凯有招架不住的感觉。

“是田小姐打来的？”商尔凯回过神来，“哦，是的。”他挂了电话回答。站起身来，他对雨璇抱歉的说：“谢谢你的布丁，不过真对不起，我吃得很快了，想回房休息。”“也好，桌上那些东西，我来收拾就好了！还有，晚餐你不用带回来，我会准备好的。”商尔凯一怔，“是不是便当吃腻了？那我晚上带你们去餐厅吃！”“不不！”雨璇忙解释，“我想，我应该帮你多分担一些……”她低下头。

商尔凯满心感动的说：“谢谢你，雨璇，那就只有辛苦你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月薪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雨璇一听，泪差点掉下来，“你以为我这样做只

是为了要求加薪？”商尔凯见她红着眼眶，慌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怎么女人都是这么爱哭的？刚刚是田依依，现在又是雨璇。看样子，除了灵灵外，其它女人的泪腺都挺发达的。

“你……你别这样，我…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”商尔凯着急的说，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……”雨璇掩着欲夺眶而出的泪，冲进房里，关上房门。她听见背后柔柔和薇薇在跟爸爸吵着还要吃布丁。

难道他没发现手臂上的纱布换了？难道他不知道昨晚是谁帮他盖被的？为什么在他脸上都看不出一点感激？都看不出一点该有的柔情蜜意？她多希望能听他说一些别的话，说一些……哎呀！自己是怎么了？怎么又这样胡思乱想了？商尔凯抱起哭闹的薇薇来敲房门，“雨璇……雨璇你怎么了？！如果我说错了什么，就当我是口拙！我笨！我不会说话！瞧，都是我这张嘴——”忽然房门打开了，雨璇已整理好情绪。她伸出双手接过薇薇，并强颜欢笑的说：“不怪你！只是这些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做的，并没有要求你加薪的意思。”“谢谢你，雨璇。这些天，你帮我分担了不少家事，我很感激你，真的。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女孩，真的不容易。”好女孩？他说我是好女孩？够了！这样足够了！

商尔凯在回房之前又补了一句，“哦，还有，谢谢你昨晚帮我换药及盖被。”此刻雨璇的心，正如雨过天青，一切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！剩下的是满心的温馨与甜蜜；嗯，她想想，这该如何形容呢？她找不出一句能够贴切形容此刻心情与感觉的语句。从来没有那么迫切的希望得到某个人的赞美，那么迫切的希望为他分担一些烦恼与忧愁；她想，自己真是陷人爱情的泥沼中了！

当她低头看着怀抱中的薇薇时，发现薇薇早已睡着了，嘴角还留有刚才吃下的布丁渣。小祖宗，你还真能睡呢！这个家中，只有你需要我，也只有你不会跟我作对，你是最乖、最听话的了。

雨璇低头轻轻吻了吻薇薇红嘟嘟的小脸颊。第一次，她有了推翻以前拒绝生孩子的念头！原来，小生命是那么的脆弱、可爱，完全不懂得人世的纷争与不平，不懂得什么是忧愁？什么是恨？！

“柔柔？柔柔？！”眼前不见柔柔，大概又跑到小羽房间里窝着。距离柔柔幼儿园新学期注册只剩几天，雨璇想，到时候她就可以轻松些的带薇薇上超市买买菜、逛逛街了！

田依依在粘仁青的面前，酒一杯杯的灌着。

“依依，你不能再喝了！”粘仁青抢下她手里的杯子，却又被田依依夺回来，一抢一夺之间，桌上洒满了酒。

“让我喝！你不用……担心我，这点酒……喝不醉我……的。”“难道你今天约我出来看你喝酒的？”粘仁青问。

“怎……么？不……喜欢？”她醉言醉语的说，“不……喜欢就拉……倒！不愿意……陪我，那……就回家去好了……”粘仁青见她这样麻醉自己，颇觉不忍；明知她是为了另一个男人，但还是止不住的想关心她。他知道现在惟一能得她欢心的方法，不是阻止她喝，而是陪着她一起喝！

“好。要喝是不是？”他咬咬牙，“我陪你一起喝！”他也拿了酒往自己杯里倒，举杯对田依依说：“来，为我们自己干杯！”然后仰头一饮而尽。

田依依为商尔凯而喝，他却为出依依而喝！想想，他不禁觉得有些好

笑，世上竟有这样的事，可以容忍自己心爱的女人心里有别的男人？！

他们越喝越过瘾，越喝越开心，于是又唱、又叫、又哭、又笑，直到酒店服务生来通知他们要打烊了，粘仁青方付了帐，两人一路相伴又笑又唱的踏着夜色归去。

一睁开眼，田依依竟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她陡地出床上坐起来，身上的被单滑落，露出上半截肌肤。她一震！赶忙拉紧被单，再看身边睡着赤裸上身的粘仁青，脸色霎时惨白！

“粘仁青！你醒醒！你给我醒一醒！”粘仁青被她推、拖、拉、扯，才顶着又晕又重的头，缓缓睁开眼睛来；他眼一睁，也被眼前的田依依和自己给吓到了！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发现自己赤裸着上身，而下身只着一条内裤，赶快跳下床来找衣裤穿。

“你问我？”田依依指着他，怒气冲冲的说，“我倒还要问你呢！昨晚……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粘仁青一边穿衣一边无辜的回答：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啊！”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！你……你一定是故意的！”田依依拉起床单，在自己身上绕了几圈里了起来，再跳下床找自己的衣服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？依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请相信我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！”他解释道。

“这是你的房间？”“没错啊！”“这是你的床？”“当……当然！”“那就对了！我怎么会到你床上来的？”“我……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田依依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迎面就是一掌拍在他脸上！“你不是君子！你卑鄙！

你无耻！”她骂完就冲出房间，冲下楼去了。

只剩下粘仁青一副既无辜又纳闷的表情，呆立在那儿。

田依依一路跑一路哭着，坚守了二十多年的贞操，就这样毁于一旦！

先是有惊无险的歹徒偷盗，后又是酒后失身……这……怎么全天下所有倒霉的事都轮上她了？！

最令她难过的还不只这样，而是以后……以后，以后她怎么去爱商尔凯？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操，以后别说是商尔凯了，就连其它的男人，也不会再有人愿意多看她一眼。

她失声哭喊的一路狂奔回家，直冲进浴室，跳入浴缸，任莲蓬头冷冰冰的水灌顶而下，再用浴巾狠狠的在身上用力刷洗，恨不得能淋去一身的无名誉，刷去一身的脏污！

可是，没有用！她明知道没有用的，已经改变不了事实。怪谁？怪粘仁青？怪自己？！

还是怪老天爷？！

她失去控制的在浴缸里掩面大哭。

雨璇刚帮薇薇和柔柔洗好澡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并洒上些许香水，两个小鬼又蹦又跳的好高兴。

“小羽，该你洗澡了！”雨璇一边唤着小羽，一边进厨房准备晚餐。

最近的晚餐都是雨璇弄的；每天利用午餐后商尔凯的休息时间，他会带着她到附近的超市买菜。在买菜的过程中，雨璇和商尔凯会互相切磋厨艺，到了晚上商尔凯下班前，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菜就端上抬面。每当看见商尔

凯边吃边伸出大拇指称赞她的手艺，她就雀跃不已！

就为了他那几句话，那几个鼓励的神情，雨璇就心甘情愿的一餐一餐的煮。当然，假日的时候，商尔凯也会帮忙洗洗菜；有时雨璇就干脆转手让商尔凯做，即使做坏了，他们一样吃得高兴。

咦，浴室里依然没动静，她又连叫了几声：“小羽！小羽！洗澡了！”跑到房间一看，小羽正坐在书桌前看漫画书。雨璇走过去抽起漫画书说：“喊了你这么久，为什么不回答？”小羽站起来，转身垫着脚尖，又从雨璇手中将书夺回来，冷冷的说：“我高兴，你管不着！”“你——”雨璇看他又是一副想找人挑衅的模样，心里很生气，举起手来想打他。

小羽看见了，更是昂着头，一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表情逼近她说：“想打我？打呀！”

我看你敢不敢！”“你认为我不敢？”“好，那你就试试看！”他故意伸长脖子闭着眼睛等她挥掌。

不气，不气，不能气！气了，就中他的计了。雨璇一直在忍着，这小子从她进商家的第一天开始，就从没给过她一天好脸色看，不但如此，还处处找她麻烦，处处与她作对，她说东他就偏往西，她说黑他就一定辩白，目的就是要将她赶走。如果她真的对他动怒，不就表示自己输了？不！忍下来，不能气！由着他去吧！

雨璇这样想着，便压低声音说：“好吧！不洗？那就让你的身体去发霉发臭吧！反正又不是我的身体，你不洗，我反倒轻松呢！”说完，她大踏步的出了小羽的房间，故意假装到厨房继续忙着。

不到五分钟，她眼角瞄见小羽拿着一套换洗衣物，偷偷摸摸的沿着墙边溜到浴室。

啧！这小鬼，就是要人激他！雨璇终于摸出一点他的臭脾气了。

5

柔柔幼儿园的新学期开课了。

一早，雨璇就将柔柔梳理好。她父母虽给她取名为“柔柔”，脾气却与小羽差不了多少，在绑头发时就处处刁难雨璇，一下这样一下那样，觉得不好看就叫雨璇松了再绑；穿衣也一样，总是挑三拣四，这件不好，那件太花，有的又嫌太露，会被同学笑……。

光是这样折腾下来，雨璇早已汗流浃背。

好不容易定了装，又要伺候小姑奶奶吃早餐；花了时间做出来的三明治她不吃，只喝了一杯牛奶，便下楼等娃娃车。

送走了柔柔，又得唤醒商尔凯，“喂！醒醒啊！日上三竿，太阳晒屁股了！”商尔凯嘎嚅几声，翻个身又睡。

“喂！早餐都准备好了……”雨璇又摇他，但是他依然好睡得很。

“喂！”她朝着他耳边大喊一声，将他由梦中喊醒。

商尔凯眼还未睁开就惊跳坐起，紧张的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雨璇骗他，“现在已经九点了，你今天准赶不及上班了！”一提到上班，商尔凯还

睡眼惺忪，但马上跳下床说：“糟了！糟了！上班要迟到了！”雨璇见他中计，在一旁笑弯了腰。商尔凯见她大笑，才知又中计了，不甘心的又躺上床，想再补个小眠，却被雨璇拉住，“该起床了！再不起床就真的要迟到了！”商尔凯瞄了一眼床边的闹钟，才懒洋洋的下床。

盥洗完，他坐到桌前，望着桌上的早餐，过意不去的对雨璇说：“雨璇，这阵子真是辛苦你了。”“没有啊！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”雨璇不自然的低下头。

“不，当初只是想请个保母，可是没想到现在竟然所有家事都交给你不说，连我的事都还得麻烦你。”商尔凯握住雨璇放在桌上的手。

雨璇陡的一惊，想缩回来，反被他握得更紧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由衷的说，“这个家真缺不了你。”雨璇为停止自己的尴尬，她说：“看你一个人这样忙里忙外的，也实在够辛苦的，我能帮忙的地方当然就尽量帮忙。这些对我来说……不算什么啦！你别放在心上。”商尔凯一瞬也不瞬的直盯着雨璇，雨璇乘机缩回了手问：“干嘛这样瞪着我？”“你变了。”他简单的说。

雨璇摸摸头发又摸摸脸，再低头看看自己的穿著；今天她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连身宽松洋装，这宽松的洋装对经常要忙家事的人来说，是最方便又不失体面的。

“我……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”她满头雾水的问。

商尔凯摇摇头说：“啧啧，以前的你真是可惜。”雨璇心一阵紧，“怎么说？”“你瞧，你的眼睛灵活又会说话，以前却将它关在又厚又重的镜片后面，多可惜！”他又继续说，“还有，你的头发放下来真好看，却老要编上两条蛇似的麻花；再说，你的身材这么好，却老要穿一些男不男、女不女的衬衫配吊带裤。你说，这样埋没自己，不可惜吗？”这一说，树上两棵熟透的红苹果全飞上雨璇的双颊来了，她低头说：“我觉得你也变了。”“哦？我怎么变了？”“你变得越来越会说话了。”雨璇调皮的说。

“嗯，那得感谢你。”他说，“要不是你给我勇气和灵感，我可能到现在还呆愣愣的。”“爱说笑。”雨璇说着要站起来去为商尔凯拿汤匙，却被商尔凯一拉，拉近了身边。

“嗯，还有一点。”他若有所思，轻轻柔柔的在雨璇的耳边说。

原本碰到他的身体就足令雨璇心跳加快的要窒息了，现在听他说“还有一点”，一股欣喜又使得雨璇抬起头来问：“哪一点？”“我发觉你越来越像个女孩子了！”雨璇一听，狠狠的推他一把，害他差一点就跌坐在地上，又随手拿起眼前的餐巾纸往商尔凯去去，手扞着腰，嘴里喊着：“讨厌！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！”“是吗？看看你自己这副德行，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婆哩！”“可恶！过分！”雨璇还想上前捶他，突然，他们同时听见小羽的房间门开了，室内马上转为一阵静肃，他们也都各自归位。

商尔凯干咳一声问：“小羽，你起床了？”小羽赏了一对卫生眼给雨璇，并审问似的问商尔凯：“爸爸，你们刚才在做什么？”“没有啊！”商尔凯摊摊手，他实在有点怕这个小鬼灵精。

雨璇递了一份餐盘到小羽面前轻声说：“早餐凉了，快吃吧！”他赌气用力一推，餐盘整个就滑到地上。商尔凯见了，气动的说：“小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没礼貌？！这早餐是雨璇阿姨花了许多时间做出来的，不喜欢吃也不可以这样糟蹋东西，辜负了阿姨的心意！”小羽憋着的一股气，因商尔凯

的责骂，他把气出在雨璇身上，指着雨璇哭叫道：“叫她走！叫她滚！我讨厌她！我恨她！一定是因为她住在我们家，妈妈才不肯回来，都是她！都是她！”他哭着跑回自己房里，商尔凯也追去，“小羽！小羽！”雨璇随后拉住他，“你就快要迟到了。”“没关系，我待会儿打个电话去请假，一个月六万块的薪水，了不起让他们去扣！”

“我的儿子比什么都重要。”雨璇怔了怔，松了手。人家都说了，儿子比什么都重要，那自己又算哪棵葱？她默然不语的去收拾做了一地的早餐。

商尔凯跟进小羽的房闲，小羽爬上床，用被单蒙住头，不愿理会爸爸。商尔凯坐在床边以温和的语气对小羽说：“小羽，关于爸爸跟妈妈的事，你还小，不会懂得的。不过爸爸必须跟你说，妈妈决不是因为雨璇阿姨在，所以才不回家，即使今天没有雨璇阿姨，妈妈一样不会回家。”小羽掀开被单，已是满面泪痕，“为什么？难道妈妈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”商尔凯亦难掩心中的苦楚，不知该如何向儿子解释，“妈妈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又何必强留住她？或许离开我们，她能生活得更快乐，我们就让她去吧！不要再想妈妈了。”“可是我想妈妈呀！我也爱妈妈呀！”小羽哭倒在商尔凯的怀里，商尔凯的心都要碎了。

“你是哥哥，你要坚强起来，带好妹妹，做妹妹的榜样，这样才能多帮爸爸分担一些，如果连你都不支持爸爸，那么万一有一天，爸爸也倒下来了，那怎么办？”“不要！我不要爸爸倒下来！”小羽哭喊着。

“好。那你就得乖一些，平日帮忙雨璇阿姨照顾妹妹。自从雨璇阿姨到我们家之后，帮了我们不少忙，如果没有她，爸爸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撑过来，你不应该再对她有成见才是。”小羽噙着泪珠，抬眼望着商尔凯问：“爸爸，你爱我和妹妹们吗？”“傻瓜！”商尔凯搓搓他的脸，揉揉他的发说，“爸爸不爱你们爱谁呀？”“非常非常爱吗？”小羽不放心的再问。

“当然。小傻瓜，你们都是爸爸心头上的一块肉，爸爸除了你们，谁都不爱。”商尔凯回答。

“有一天，你会不会因为爱上别的女人而不要我们了？”“不会、不会！你们永远是爸爸的最爱，没有任何人能取代你们在爸爸心目中的地位。”“不骗我？”小羽伸出小指头要勾手。

商尔凯也将自己的小指头勾上他的，“爸爸不会骗你的。”

田依依已经好几天没去上班了，粘仁青不断打电话去她住的地方，都没人接听；最近刚好公司部门又遇上新的业务开始，忙得晕头转向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她。

可是不去看也不行，万一田依依要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想不开，出了什么差错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趁着今天主管请假，大家忙里偷闲，能溜的就溜了，粘仁青也偷溜出去找田依依。

粘仁青站在门外，电铃按了老半天都没人应；问管理员，管理员说早上还看见她从外面回来，并说她最近都不爱说话，连招呼也不跟人打了！

既然在家又不开门，粘仁青就只好硬闯了！他三两步又跑上楼，对着门内喊：“依依，你若不开门，我就要把门踢开了。”门内依然没反应，粘仁青用尽全身吃奶力气连踹了几脚，终于把门给踹开了！

放眼室内，并无人啊！粘仁青小心的往里面走，“依依？！依依？！你在哪里？我是粘仁青……”走到浴室门口，赫然发现田依依已爬上浴室窗口，

正准备要从窗口往下跳！

“依依！你这是做什么？！”“你别靠近我！你走！你走！我讨厌你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！”粘仁青怕她出事，只好连声安慰她：“好好好，你别做傻事，你不想看见我，我走就是了，你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！”“你走啊！我讨厌你！”粘仁青一面装着要离开，一面又伺机而动；他担心田依依一个不留心，会真的掉下去！

“依依，我退到门外去，我不让你看见我，可是你得答应我快下来？这样太危险了！”他一面说，脚步一面往门外移。

田依依见他就要退出去了，才慢慢爬下来，哪知粘仁青只是躲到浴室门边，见田依依要下来了，他直冲上去一把抱住她，将她小心的拖下来。

“你……你骗我：放开我！你这个骗子！”田依依不停地又捶又打，想挣脱出他的怀抱。

粘仁青将她放到地面，喘口大气说：“你说我是骗子也好，说我讨厌也好，总之，以后我不许你再做这样的傻事了！”田依依苍白着脸，虚弱的说：“你凭什么管我？！我的生命是自己的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谁也管不了我！”“以前我或许没有权利管你，不过现在……”他沉沉的说，“我必须对你负责，并且保护你，所以，我不能让你做傻事。”“负责？”田依依歇斯底里的大笑，“你不必假惺惺的算计我之后，又来说要保护我！”“你认为我假惺惺？”粘仁青拉着她出浴室，忿忿的将她往床上一摔。

“没错！那天晚上我或许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但那绝不是蓄意！绝不是算计！那是出于一种……一种……”他不知该如何启口，“一种情不自禁。”他放低声音继续说：“或许那天我们都喝多了，但是我保证，绝没有半点玩弄你的意思！”田依依趴在床上不停的哭泣，每当她一想到那晚的失贞，一想到必须为了这个付出失去商尔凯的代价，她就心碎欲绝。

“你卑鄙！你无耻！你下流！”她连声的说。

“好。算我卑鄙！算我无耻！算我下流！可是请你就看在我很诚心的要来弥补这过错的分上，你就别再这样对待我了，行吗？我并不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！”“负责？”田依依满头乱发的哈哈大笑，“你怎么负责？！娶我吗？还是能逼着商尔凯接受我？爱我？”“又是商尔凯！”他泄气的说，“我早就知道你一直不愿意接受我，就是因为他！”“要我怎么接受你？”她由鼻孔里轻哼一声，“你不是一向只赞成恋爱，最反对结婚的吗？你倒告诉我，你准备怎么负责？”粘仁青在田依依身边坐下，手放在她因哭泣而颤动不已的背上，而当他的手一碰触到田依依时，田依依立刻像触电似的移开身体！

粘仁青叹口气说道：“你忘了？那天我也说过，除非是遇到一个我真正爱的，而且真正想占为己有的人，我才会愿意打破以往的想法，与她厮守一世。”“你该不会是告诉我，我就是那个你愿意和她厮守一辈子的女人吧？”她又哈哈大笑。

粘仁青将她从床上抓起来，紧握住她的肩，“相信我！依依，我已经在心底爱你很久了；并不是事发后我才这么说，相信你也应该早就体会得出来，请你停止再这样折磨自己了好吗？”他双眉深锁，“你说，要怎么惩罚我都行！”田依依只是一个劲儿的哭；她也乱了方寸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？这些天来，她食不下咽、睡不安稳，几次想就此了断自己，可是得不到商尔凯，她实在不甘心！也曾想过就干脆接纳粘仁青，可是……感情这种事，岂是可以随便递补、替代的？要怎么惩罚他？她根本不知道。她连自己都不知

道该怎么做下该怎么惩罚自己了，更别提说要怎么惩罚他？“别逼我！别逼我！”她甩着头，“让我好好想一想，让我好好静一静！”“好，可以。我就在身边陪你！”“不！你走！一看见你，我就恨我自己。你走！”她推开他。

“我不走！我也不出声，只在一旁静静的守着你。”说完，他真的找张椅子安静的坐在屋子的角落，并取出烟来抽……

柔柔一放学回来便窝在小羽的房里，两个人吱吱喳喳的像是在商讨着什么大事似的；又好象是有什么阴谋似的。

柔柔出了小羽的房间，跑到雨璇面前问：“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？哥哥说他肚子饿了！”咦，小羽还是第一次会跟她讨东西吃呢！做的东西有人喜欢吃，那是极有成就感的，更何况又是一向对她有成见的小羽？“有有有！”雨璇赶紧由冰箱取出仙草汤，盛了一碗，亲自端到小羽房里。

“你要不要呢？柔柔。”柔柔考虑一下说：“好啊！”雨璇又盛了一碗进来，“待会儿要吃晚餐了，所以别吃得太多。”柔柔点头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临出房门的时候，雨璇问柔柔：“今天老师交代的功课做好了没？”“哥哥在教我。”她简单的说。

“那就好。这样吃完晚餐后就可以看电视了。”雨璇说完，放心的出了房间。

小羽在雨璇的背后做了个鬼脸，“哼！管家婆，管得还真多！”又对柔柔说：“刚才交代你的都听清楚了没有？”“放心，听清楚了。”柔柔答。

做晚餐的时候，柔柔在厨房跑进跑出忙得很，可是一到了晚餐时间，她就显得出奇的乖巧，出奇的安静。雨璇以为是她最近开始上学了，老师可能教了一些规矩，所以比较懂事了。

小羽仍旧是一副冷漠的模样；雨璇已经习惯了，只要彼此井水不犯河水，能相安无事就不错了！

商尔凯回家了！今晚，全家的气氛融洽极了，不过却也融洽得有些怪异。

“姨……吃吃……，薇……要吃……”薇薇坐在它的餐椅上，拿着大汤匙挥呀挥的等不及了。

“瞧，连薇薇都喜欢吃你做的菜呢！”商尔凯对雨璇说。

雨璇一边喂薇薇一边说：“只要你们喜欢，要我每天多煮几餐我都愿意。”暗地里，没人看见小羽和柔柔正在互使眼色，柔柔并在桌底比了个OK手势。

雨璇看全家坐定了便说：“好了，你们先吃吧！我去端汤出来。”小羽不怀好意的，眼神骨碌碌的溜了溜，然后等汤一上桌，小羽马上抱着肚子说肚子疼，商尔凯看他一副忍不住的痛苦模样，便问：“刚才是不是吃零食了？”“没有啊！”他理直气壮的回答。眼神又溜了溜，溜到雨璇身上，他又回答：“哦，有啦！刚才她拿仙草给我吃，我想，是仙草不干净，所以吃坏肚子了。”他指着雨璇说。

雨璇脸上一副无辜的表情。商尔凯看出雨璇的尴尬和为难，便斥责儿子，“胡说！”

明明自己吃坏肚子还扯到别人身上。”“真的是她拿给我们吃的嘛！柔柔也有吃啊！”说完小羽朝柔柔做个暗号，柔柔也突然抱着肚子喊痛！

“柔柔，快去吧！厕所让你先上。”小羽好心的说。于是柔柔便抱着肚子，

一溜烟的溜到厕所去了。

小羽故意说：“我看先喝个热汤会不会好些。”他又用汤瓢在汤锅里捞了捞，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“啊——！”表情像是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似的，赶紧将汤瓢丢下。

“怎么了？小羽。”雨璇紧张的问。

“爸，她好脏哦！”他指的是雨璇。

“胡说八道！注意你的礼貌，小羽！”“真的嘛！我刚在汤锅里捞到一只大蟑螂。”商尔凯也跟着捞，果真捞出一只大蟑螂。雨璇脸色大变，百口莫辩。

小羽又做了一个恶心的表情，将大家搞得毫无情绪吃饭。

雨璇眼泪流了出来，丢下碗筷就直奔卧室而去。她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个肚子疼，一个随后又捞出一只大蟑螂？她怪自己太粗心大意，怪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居然在商尔凯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纰漏！

现在连商尔凯也无话可说了，他将整锅汤倒掉，又在其它盘里翻了翻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谁还有心情吃饭？收拾一阵后，他抱着薇薇敲雨璇的房门。雨璇缓缓开门，他将薇薇交给雨璇说：“看来是家里的蟑螂太多了，我去真个杀虫液回来喷一喷。”雨璇满心委屈的接过薇薇，既然委屈无处诉，只好躲在房里哭。

谁知道，此刻小羽与柔柔倒反在房间里庆贺着彼此计谋的成功！

“哥哥，那我肚子饿怎么办？”“哎呀，忍一忍啦！等爸爸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再到厨房去吃。”

6

经过上次汤锅里捞出大蟑螂的事之后，有好一阵子家里不曾再开伙了，商尔凯跟以往一样，下班都会带便当回来。

那次事件对雨璇来说，无疑是一项信心的打击！她那么有心要把商家料理好，那么有心要为商尔凯分忧解劳，却反而出了这么大的糗！这教她怎么不难过？怎么不心灰意冷？而自那件事过后，失望的要属小羽了。他原以为爸爸会为了这件事而赶走雨璇，即使爸爸不赶走雨璇，雨璇也该知难而退；可是不但没看见爸爸赶走雨璇，更不见雨璇打包要走。他心里实在不是滋味！他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女人占据爸爸的心！绝不能让任何女人夺走爸爸，取代他们在爸爸心目中的地位！

所以他仍然一如往常般的刻薄对待雨璇！

这天下午，小羽到同学家去玩，雨璇趁家中没人，便来个大扫除，在忙完家事后，发现薇薇的午觉睡过了头，竟由一点睡到四点。这情形很反常，薇薇以前一直都只有睡两个小时的呀！

她进了薇薇的房间，发现薇薇脸色潮红，一摸额头，才感觉她发烧了！不敢多想，马上打了一通电话给商尔凯，随即抱起薇薇往楼下跑。

还好不是上下班的时间，公司离家也近，十分钟不到，商尔凯已经将车开过来了。

“快上车！”他催促着。

车一开动，商尔凯便问：“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，下午因为打扫家里所以疏忽了！”“不是跟你说过只要把孩子照顾好，其它什么事都别管吗？”他带着责问的口气。

“可是我只是想……”“唉！真是的！”光是这一声“唉！”，光是这一句“真是的！”就将雨璇一下午的心血都抹杀了。

雨璇纵使心力交瘁，也不敢多说半句，纵使再感委屈，也不能多发泄半句。

为什么自己会变得这么多？她记得以前自己的个性不是这个样子的！以前她会跟哥哥顶嘴，会跟嫂嫂据理力争，凡是觉得没道理的便不去做！不合理的就反抗！若感觉委屈，也会（口辟）哩啪啦乱发脾气、乱吼乱叫！虽然也会挨打挨骂，但起码她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可是现在……她为了爱商尔凯、关心孩子，几乎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。

他们找了一闲最近的小儿科医院，挂了急诊，便匆匆将薇薇送进急诊室。

医生做了一连串检查后，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原本以为是夏季热，不过依照这情形看来，并不像。根据我检查的结果，可能是感冒了，扁桃腺有发炎的现象；我开个药方给你们带回去，这两天再多注意一下，如果高烧持续不退的话，再赶快带回来。”回家的路上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车窗外虽是炎炎夏日，窗里却犹如寒冷的冬季般，充满冰冷冻结的气氛。

粘仁青双目微蹙，在杂乱不整的浓眉之下，是一副近乎冷漠、凌厉而深不可测的眼神。他与商尔凯是截然不同的；商尔凯温文、单纯，而有书卷味；粘仁青则是性格、倔强且带点霸道，是个非常男性化的男人。

可是，他的男性化只是外表，内心深处却也隐藏着柔软、彷徨、无助、渴求的本质。

这软弱的本质只在两个人的面前显露过，一个是心萍，一个则是田依依。

在无数个黑夜里，他在心底与自己交战，不知道告诉过自己多少次，心萍嫁了！心萍嫁了！别再去想她！

可是，他知道这对自己是起不了作用的；心萍的影子依然在某个黄昏，或某个熟悉的深夜，如幽灵般的窜入自己的意识中。

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田依依进了公司，这个与心萍有些神似的女孩，悄悄的走进了他原本打算永远封闭的心灵。

无法形容第一眼见到田依依时心里的悸动！而这种悸动，只对心萍发生过。

他吐着一口口的烟雾，在烟雾缭绕中，他看见田依依与心萍的影像交替出现，一忽儿，两个人便并排出现在他眼前。

心萍，田依依！田依依，心萍……他到底是将田依依当作心萍的影子呢？还是心底的死水又被田依依激起了涟漪？这问题，他也曾反复问过自己不下百次、千次，可是没有一次有结果，想想，就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对田依依的感情，这样的游戏再玩下去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更何况他几度在田依依的面前放下自尊、丧失自我，可是却无法换得田依依的一次正眼相看，他到底要继续追求下去？亦或放弃？低头看看手上父母由美国寄来的家书，每一封都是催促着他回美定居。父母年纪大了，不但事业需要人接手，同时想抱

孙子也想疯了！原本坚持不愿儿子娶美国女人的他们，现在居然也安排起美国女人与他相亲？！

呵！他冷笑。以前他执意坚持要过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如今？他开始犹豫了！

雨璇一连两天都衣不解带，寸步不离的守着薇薇。

这两天，她除了三个孩子，不敢再“逾越本分”去做不属于她该做的事。当然，商尔凯相对的就增加了工作量。

商尔凯每天必须早起做早餐，中午带饭盒回来，晚上下班先去超市买菜，再回家做饭；晚上还得整理家务、洗衣服。

在整理家务方面；整理了这个房间，便乱了那个房间；好不容易扫完了地，才发现扫来的一堆垃圾，堆在那里忘了清理；孩子拖鞋再拖来拖去，一下子，整间屋子又脏了。

洗衣服嘛，不是忘了加洗衣粉，就是忘了再用清水洗一遍。

拖把总是湿答答的没扭干，所以地上总是东一滩水，西一滩水，一不小心就让人跌个四脚朝天！洗碗也总是洗不干净，碗上总留有前一餐食物的痕迹。

这样忙碌的日子虽然疲于应付，可是每天还是得重复的一做再做，直到孩子们都上床睡了，商尔凯也累得两腿发软！

雨璇见他如此疲累不堪，也着实不忍；不过她谨记上一次教训，所以只负责带孩子，不敢再去帮忙，怕惹骂挨。

两天过去了，薇薇烧退了，病情也总算稳定下来；这天晚上，雨璇敌不过两天来的倦意，竟坐在薇薇床边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雨璇突然感觉有人动了她一下，并将衣服披在她肩上，雨璇急忙睁眼一看！是商尔凯。

“这几天，辛苦你了。”商尔凯话一出口，雨璇止不住这些天来的疲惫和委屈，竟哇的一声，拦腰抱着他大哭。

商尔凯眼眶也红了，他轻轻的移开她，在她身旁坐下，怕打扰到薇薇。

“我知道你委屈，都是我不好，当时听见孩子生病，心里一急，就口不择言；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和孩子不可能过得比现在更好！”“我……”雨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商尔凯将她拥入怀中，“你的辛苦，你的委屈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别哭了！你的眼泪会让我心痛你知道吗？”他轻抚着她因抽泣而颤动不止的背，“都是我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不是个完美的人，所以有时候情绪也难免失控，你要原谅我；经过这几天，我才发现你的重要……”雨璇用手臂擦了擦眼泪，抬眼故意问道：“我有什么重要？我根本不及你三个孩子重要！”“孩子和你对我来说，都一样重要，只是这是不同程度、不同种类的爱，不能混为一谈，也不能要我区分孰重孰轻。”雨璇感动得泪又夺眶而出，更加的抱紧他，“够了！能听你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，哪怕你是骗我的、哄我的都好。”他下意识的将她搂得更紧，那柔软的长发披泻在商尔凯的指间，又滑、又柔顺；商尔凯将脸颊放在她发上摩挲着，享受着她的发香，享受着摩挲肌肤与秀发的感觉。

“你的头发好香、好柔软、好美……”商尔凯说着，情不自禁的抬起雨璇的下巴，缓缓的低下头去，在她炽烫的脸颊上寻找她温热的唇……雨璇双

颊如火，迅速的掉转头去。商尔凯不死心，他深黝的大眼睛里，是如烧灼般的热情，那份如火的热情，正大胆的、毫无顾忌的射向雨璇，烧熔了雨璇所有的疑虑、不安。

他再次俯下头去，轻轻的将唇印上她的。

“骗子！骗子！爸爸是骗子！”一个童音突然出现在房门口。

两人震惊得像触了电似的由床上跳起来，瞬间分开。回过头只看见房门砰的一声大力关上。

小羽？！

两个人同时想到是小羽！

商尔凯一个箭步冲出去，只见小羽正拐入房间，并关上他的房门。商尔凯在门外叫着：“小羽，你开开门！快给爸爸开开门！”“走开！爸爸是骗子！我不要相信爸爸了！我再也不要相信爸爸了！”小羽在房里哭叫着。

雨璇整个人都呆了、傻了！她颓然的跌坐在床边的沙发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小羽总是不能接受她？！

一边是儿子，一边是雨璇，商尔凯到底要如何抉择呢？雨璇心中有千千万万个结，却不知该如何来解？她看了看薇薇，确定薇薇仍沉稳的睡着，便拿起了床边方才商尔凯披在她身上的衣服，失神的走回自己房间。

也不知道昨晚商尔凯是怎么与小羽讲和的，雨璇只知道自己这几天来因为照顾薇薇太过疲倦，好象已经好久没上床睡觉，所以昨晚雨璇一躺上自己的床，便一夜好眠，不曾醒来过。

今天睡得特别晚，要不是商尔凯进房里喊她，她还不知道要睡到几点呢！

“喂！小懒猪，该起床了！”商尔凯探头进来叫道。

“哦！”雨璇打了个呵欠问，“几点了？”商尔凯看看表，“都快九点了！”雨璇仍耍赖的躺在床上，“那你怎么还没去上班？”“哎哟我的姑奶奶。”商尔凯走近，“今天是星期天哩！我要带你们去野餐，快起来！”一将雨璇由床上拉起时，只见商尔凯脸色瞬变，张着大嘴，一副惊讶的表情指着她，“雨璇！你——”“我怎么了？！”雨璇还迷迷糊糊的坐起问。

她习惯的搔搔一头乱发，想他一定是被自己一头乱发给吓到了！可是，却突然觉得脖子一阵凉飕飕的！再一摸，长发不见了？！

她大吃一惊！在商尔凯惊异的眼光中，慌忙跳下床，到梳妆台前站定一看！

“妈呀！我的头发！”原来她的一头长发已被剪得乱七八糟、参差不齐！

雨璇一时怒火中烧，跑到客厅大声哭嚷着：“谁？！是谁？！谁剪了我的头发？给我站出来！”饭桌上的柔柔见雨璇这副发疯的模样，吓得一口刚吃下的面包又由嘴里滑出来。薇薇则被雨璇的大嗓门吓得大哭出来！

而小羽呢？小羽呢？！

商尔凯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！他的脸严肃得可怕，一张嘴闭得老紧，由雨璇的房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握着一条由裤子上解下来的腰带，一面住小羽的房间走去，一面厉声喊着：“商羽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”他踢开小羽的房间，皮鞭往地上一抽。从来没看过他那么可怕的模样！连雨璇都吓得开了嘴。

小羽面有惧色的往书桌旁一跳，眼神里仍是一副不服输的模样。

“是不是你做的？说实话！”商尔凯指着他怒喝着。

小羽头昂得高高的，偏过一旁，不肯出声。

商尔凯又朝地上抽了一鞭，以示警告；小羽小小的身子抖了一下，显然是被吓到了，但仍倔强的不肯开口认错。

“说！”商尔凯又吼了一声。

“不是我做的！”小羽终于开口了。

就在他开口的同时，商尔凯眼角已经瞄到小羽脚边的垃圾桶，桶边还遗留有一撮头发。小羽发现自己露出马脚来，赶快踩在那撮头发上以遮掩证据。

商尔凯上前一步指着他，“站到旁边去！”小羽死也不肯往旁边移一步。

商尔凯手伸到垃圾桶里抓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，翻开一看，竟是一堆头发！小羽脸色惨白，这次再怎么赖也赖不掉了！

雨璇用毛巾里着头，在门边看见这情景，难掩心中悲愤，掩着嘴跑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？！雨璇直奔回自己房里。

“果真是你做的！”商尔凯举起皮鞭便往小羽的身上抽去；小羽先是不出声，抽了几鞭之后，再也难忍疼痛，便放声大哭！

“你太让我失望了！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，竟会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去对待别人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抽，柔柔和薇薇也在旁边哭了起来。

雨璇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衣物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悄悄的离开了。

当商尔凯发现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；只见雨璇的梳妆台上留下两张小纸条，一张是留给三个孩子的：小羽、柔柔、薇薇：你们眼中的巫婆走了！以后不用再担心有人会跟你们抢爸爸了。还有一张是留给商尔凯的：就当你们无缘吧！

雨璇留商尔凯双手抱着头对孩子们大声喊：“瞧！雨璇阿姨就这样被你们气走了！”

这就是你们要的结果吗？”雨璇的出走，令商家一时像群龙无了首，哭得哭，吼得吼，叫得叫……

雨璇头上里着一条毛巾，一路哭着逃出了商家。

她实在没想到，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居然会用这种方法对付她；她是这样心力交瘁的为着那个家，纵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！

其实，小羽对她使坏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，她也可以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，至少她以前的个性是如此——有恩必赏，有仇必报！可是，她就是想不通自己哪根筋不对了？竟对他一再容忍至此！

雨璇摸摸毛巾包里下的头发——这曾是商尔凯的最爱，商尔凯不只一次的夸赞过这头美丽的秀发，如今……这副德行，别说商尔凯了，任何人看见了都会吓得退避三舍！

就为了商尔凯曾夸赞过这头长发，小羽就要毁了它！而自己就必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雨璇，你值得吗？她不只一次的问自己。

原来，想要得到商尔凯的爱，是这么困难的事呀！

一边哭一边走着，发现路上有家美容院开得特别早，雨璇毫不考虑的就走进去。

当她拿下毛巾后，里面的小姐们都不禁掩口惊叫！

“小姐……，你的头发怎么——”“帮我把它剪成短发吧！”雨璇说。

看着镜中那一头原本引以为傲的长发，此刻竟成了滑稽的、不伦不类

的、会让人发笑的乱发，心中不觉一痛，泪就不听使唤的掉下来了！

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换了一头清新俏丽的短发，虽然脖子上空空的，让雨璇感到不习惯，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堂而皇之的走在路上，不用怕会惹来异样的眼光！

换了一种发型，也换了一种心情。在发现新发型是这么的适合自己之后，她的心情也稍稍的好起来。

走出美容院，她甩甩头告诉自己，罢了！一切噩梦都过去了！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从今天开始，要好好的为自己过生活了。以前是依着哥哥嫂嫂的生活方式而活，出了社会后又是依着商尔凯的生活方式；从现在开始，她谁也不为，就为自己！绝对不再去想那个古怪又莫名其妙的商家了！

这样想着，心情就轻松多了。

眼前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先找个可以暂时安顿的地方；有了住的地方，再好好轻松的放自己几天假，玩一玩，休息休息，也算是补偿自己、慰劳自己。她发誓再也不去想那劳什子商家了！

算一算这阵子存下来的钱，还好，尚可应付几个月，等她玩够了，再去找工作，只要工作有了着落，就不怕会饿肚子了。

她天真的想着玩，将一切烦恼的事物抛在脑后；可是，她真能如自己所想的这般毫无顾忌的玩乐吗？

7

商尔凯每天开着车在大街小巷乱绕，一心想找雨璇；可是地方这么大，叫他从何找起？雨璇人生地不熟，她能到哪里去呢？身上钱也不知道够不够用？万一要是遇到个流氓、太保……哎呀！商尔凯简直不敢再想下去，只有加速油门往前冲！

这个家，自从失去雨璇之后，薇薇不再按时吃、按时睡，有时还直哭嚷着要找阿姨！

柔柔变得安静多了，每当想要打开冰箱拿点心吃时，却发现冰箱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；放学后，东西乱丢，也不再有人帮她收拾、帮她整理，第二天要用时，也总是缺了这个、少了那个！衣服没人洗、没人帮忙穿，头发也成天乱七八糟的没人梳理，没人为她编辫子……，她开始感觉到有雨璇阿姨在的时候真好。

小羽的日子也跟以往不一样了。

自雨璇走后，商尔凯每天出去找，而小羽就只好背负起守护妹妹、照顾妹妹们的责任；薇薇哭，他要帮她冲奶、喂奶、换尿布，还得哄她、骗她、照顾她睡；当柔柔耍脾气，而自己心情也不好的时候，也不再有人将她带开，小羽只好捺着性子哄，什么玩具都得拿出来给她玩。尤其是她一哭闹起来，那更令他一个头两个大！最糟糕的是，三餐没人打理，也不再有人做点心、打扫家里！

一个家，就像个垃圾场，地上随处都踩得到衣服，桌上、沙发上，到处都是书籍、簿本、玩具，垃圾桶里更是积满了垃圾没人倒，厨房里，前几天用的锅、碗、瓢、盆，到现在都要发臭了还没人洗。

一切都乱了！一切都失去了往日井然有序的步调！

以前雨璇在家的时候，自己尚无法却定是否真对这小妮子动了真感情？但雨璇一离开家，商尔凯就有顿失依靠的感觉，失去了雨璇，他才知道雨璇在自己生活中有多重要，他整天精神恍惚，无精打彩，脾气暴躁的不得了，还学会了酗酒！

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一想起雨璇的真、雨璇的善、雨璇的美、雨璇的纯，他就想喝酒、想藉酒浇愁；原本是想藉酒冲淡对雨璇的思念，可是酒入愁肠，更是化为千县万缕的细愁；愁上加愁，于是成了无一时不愁、无一刻不愁！

雨璇啊！回家来吧！他在心底喊过千遍万遍，若雨璇与他心有灵犀，必定能感应得到，尽快回来团聚！

商尔凯开着车，想着雨璇极有可能去的地方。

他跑遍了住家附近的旅社，才找了几家就花去了一天的时间，而且他发现这种方法根本是挂一漏万，查不胜查。更何况若是雨璇真有心要走，也不会住在家附近。

他灵机一动！于是，便改用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式。他想，雨璇总是要再找工作的，若能在各大报上刊登大幅的寻人启事，想必雨璇一定能看得到。

一定要将雨璇找回来！他在心底喊着。

雨璇这一个月来都泡在咖啡厅、电动玩具店、游乐场、百货公司等人多、热闹的地方。她想，只要混入人群里，就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，不会有那种被人遗忘的空虚感。

可是，她还是错了！她没有朋友、没有亲人，没有一个会对她嘘寒问暖的亲密伙伴。

向来忙碌惯了的她，突然空出这么多属于她自己的时间，反倒教她不能适应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。

有时候在戏院、在公园、在街头游荡，发现一对对情人相偕去看电影、去赏花，花前月下卿卿我我、亲亲密密，不禁又使她想到了在商家的那一段日子。

那段日子有苦、有甘、有酸、有涩，虽然商尔凯并不是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，但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，天天在他身边，已经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一种依赖，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。他一个关怀的问候，一声亲切的叮咛，一句发自心底的赞美，都足以令她心喜，令她感动。

小羽现在也早该开学了吧？！想想他虽然是她和商尔凯之间的阻力，但是生活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她也已经摸清了他的脾气，只要不要去惹他、做他不高兴的事，或在面前提起他母亲来刺激他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柔柔虽然脾气大得有时候令人受不了，但是想想，她还是有她可爱的地方。

薇薇更不用说了，这个家里，也只有薇薇最依赖她了，最听她的话、最乖、最教她疼爱了。

现在失去了他们，雨璇就好象什么都没有了！甚至有的时候会想，只要她再回到那个家，不管他们再用何种恶劣的态度来对待她，她都愿意忍受。

走在路上，如果看见有母亲带着孩子出来闲逛，她一定会走过去跟孩

子玩玩，甚至买些糖果、饼干送给孩子。有些母亲欣然收下，可是也有一些母亲会以怀疑的眼光看着她，不知道她是脑筋有问题呢？还是想来拐小孩？教她哭笑不得。

雨璇自从来台北到现在，都没有好好看一看这个她当初所向往的大城市；现在利用离开商家的这段日子，终于有机会好好看一看，体会体会这个光鲜灿烂而多变的城市。

可是，令人泄气的是，她发现台北虽然人口众多、拥挤，在街上大家肩并肩、足并足的，距离好象很近，可是她似乎感觉到，其实每个人都很冷漠。

在乡间就不是这样了，即使不认得的老公公、老婆婆，或是叔、伯、姨、婶们，大家都会亲切的打声招呼，问候一两句。这跟台北来比，真是天差地别，完全不同的。想着想着，雨璇突然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感。

虽然此刻她是站在熙来攘往的街上，但她感觉自己是孤单的、无助的，一层淡淡的忧郁渐渐的袭上心头，她不知道该如何来排遣这种心绪，眼眶一热，泪便盈盈而出。

田依依终于销假上班了！

在她好不容易平复自己的情绪，恢复上班的那一天，听说公司里还发生了两件大事。

一是粘仁青要辞职，二是商尔凯请了长假。这样又是请假又是辞职的，令公司里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，大家都以为他们在闹三角恋爱！

在一楼大门外的花圃旁，田依依特地等在那儿，看见粘仁青背着一只旅行袋，拿着辞呈由经理室出来，她飞快的上前去拦着他。

“为什么要辞职？”她问。

粘仁青的身子挺直的像棵巨木，他意味深长的看了她一眼，便轻轻推开她，继续向前行。

“难道你想一声不响的就走了？”田依依又赶上他问。

粘仁青转过脸来，眼里是一泓深潭，潭深不见底。

“依依，我做这样的抉择，你应该高兴的。”他说。

“高兴？”依依拉着他的袖口质问的说，“为什么我应该高兴？你认为我应该高兴？”“不是吗？”粘仁青忽然发出一声低沉、痛苦的笑，“别说你想留我，我有自知之明，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好，不出两天，我就可以远远的离开你的视线了，你不用担心我再像个橡皮糖似的粘着你。”田依依微微一怔，这一切是她没想到的！

粘仁青在离开前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：“希望你能追寻到你想要的幸福。”“等等！”田依依又追上去拉着他问，“你要去哪里？要回美国吗？”粘仁青苦涩的笑了笑，“到哪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”她松手了。田依依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走远了，潇洒的背影，一点一点的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头。

突然，她有股想狂喊、想大哭的冲动！她说不出这种感觉，好象有什么东西正在体内一点一滴的消逝了似的。

商尔凯没希望了！粘仁青走了！以后自己的生活里又是一片空白。她禁不起这样的“空白”呀！自己好不容易才由前一次的伤痛中恢复过来，怎能又掉入另一种伤痛中？！

她落寞的、失神的在花圃边缘徘徊，是不是应该留住粘仁青？可是她

要的不是商尔凯吗？那么粘仁青走了不是对她更好吗？她考虑了一会儿，上楼去将事情交代一下，借口考察督导下属单位，便拿了皮包下楼，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商尔凯家。

电铃按了老半天，终于小羽出来开门了，看见田依依，他怀疑的打量着她。

田依依领教过他的凶悍，看他不说话，就先开口简单的问：“小羽，你爸爸呢？”小羽不回答她，反而防备似的问：“你找我爸爸做什么？”“嗯……有事——很重要的‘公’事。”她加强语气，让小羽明了她找商尔凯是十万火急的。

“他不在。”他简单干脆的答道。

田依依觉得奇怪，上次不是有一个土里土气的女孩住在她们家吗？今天怎么没看见？她又问小羽。

“她……她走了啦！”小羽有些哽咽的回答。

田依依不懂他所谓的“走了”是什么意思？“她跟爸爸一起出去了？”小羽摇摇头。

“那么你告诉我，哪里可以找到爸爸？”“不知道！”小羽说完，就不耐烦的用力关上门，让田依依的笑容僵在门外。

田依依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这么不懂礼貌的小孩子，谁要是当他的后母谁倒霉！”不过话一出口，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——她也不正在争取着当他的后母吗？田依依突然觉得自己真是可笑。

正转身要走，电梯门开了！只见精神涣散的商尔凯满面胡渣、蓬头垢面的由里头走出来。看见田依依，他蓦然怔住了。

田依依走近商尔凯，不可思议的望着他，才几日不见，商尔凯简直变了一个人，着实令出依依惊讶！

“哦……，依依，是你呀！”他疲惫的打着招呼。

“尔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变成这副德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他拨一拨额上掉下来的头发，“来多久了？怎么不里面坐？”商尔凯带她进屋里，小羽看着他俩，不出一言，便带着薇薇进了房间。

田依依一进门，连个走路的信道都没有，要走到沙发还得跳过地上的障碍物。

她举头看了看四周，妈呀！简直晕了头，“我的妈呀！屋里怎么这么乱？！”商尔凯尴尬得边请客人坐，还捡拾地上的零碎杂物。

“没办法，雨璇被孩子气走后！这个家就乱成这个样子了。”“雨璇？”她问，“雨璇是谁？是不是上次来看到的那个土女孩？”“依依——”他制止着，不许田依依那样称呼雨璇。

“哦，我……我是说……，就上次那个女孩子？”好不容易才逮到的机会，可别又被自己的一张嘴给弄砸了。

商尔凯点头，“她是我请来的保姆。”“保姆？”田依依芳心大悦，原来只是个保姆？带孩子的保姆？那跟个佣人也差不了多少，看来根本不需要为个保姆而担忧，一个保姆根本威胁不了自己。

商尔凯将客厅大略的收拾一下，又坐回到沙发上，两手平张，头向后靠，深深的叹了口气。

田依依眼珠一转，突发奇想说：“尔凯，你不要再担心了，不过走了一个保姆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！我看就这么办，家和孩子交给我，从今天起，

我搬过来照顾你们。”商尔凯瞪大眼睛看着田依依，心想你自己都缺人照顾了，哪还能照顾我们？“不，这是我个人的私事，没有理由要找你帮忙。”“哎呀！是我自愿的嘛！我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帮助你。”“我想，我也不需要人帮助，这些家事我自己都可以应付得过来。”“还说呢！刚才不是乱得一团糟？”反正不管商尔凯说什么，田依依总有话回他。

“雨璇对家事很有一手，可是你呢？”“我可以学呀！”她脱口而出。

商尔凯冷笑一声，“你将事情都看得太简单了。”“不是吗？”田依依说：“雨璇当初不也是经过学习的阶段？”她一定要说服商尔凯同意。

“这不是在玩办家家酒，我的孩子都很刁，我怕你——”“既然像雨璇那么年轻的女孩子都有办法，那我还有什么不行的？”田依依嘟着嘴，娇嗔地说。

“你错了！就是孩子不愿意接纳她，才将她赶走的。”商尔凯想吓退她。

田依依愣了愣，考虑一下又说：“总要让我试试看才知道嘛！或许我能让孩子们喜欢我哦！”她，一派天真地。

商尔凯实在服了她。田依依见商尔凯不说话，又鼓起那三寸不烂之舌猛娇嗔着。

“随你吧！”商尔凯无可奈何的说，“不过，以后受了委屈，可别说我当初没提醒你啊！”田依依兴高采烈，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似的，举起手来了个军礼，“是的！长官，我现在就回去准备行李搬过来。”“喂喂！等等。”商尔凯问，“那你的工作怎么办？”“简单，辞掉啊！免得公司的同事传来传去说闲话，对你也不好。”“你真的要辞掉工作？”“那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我不像你有高学历、有专长，可以拿高薪。再说，公司里也有规定，女性员工婚后就不能再继续待了，反正早辞晚辞都是要辞的，不是吗？”她已经下定决心，商尔凯也无话可说，只好随她了！

田依依高高兴兴的搬进了商家。而另一边，粘仁青却孤孤独独的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。

别了，心萍！别了，依依！别了，这教他熟悉的、生长的地方！或许这一去，就将在美国落地生根，再也不会再回来了。

上飞机前，他打了通电话给商尔凯，只对他说了句：“田依依交给你了，请好好待她。”就挂了电话。

田依依顺利的辞掉工作搬进商家。奇怪的是小羽，这个小魔头、小野兽却出奇的听话，他不再那么伶牙俐齿，不再那么刻薄无礼，这倒叫出依依暗自心喜。

搬进来的头一天，田依依的确是帮忙做了不少事，可是她将一堆衣服全堆进了衣橱，不分商尔凯的、小羽的、柔柔的，或薇薇的。直到晚上洗澡时，商尔凯问：“依依，我的衣服呢？”“在小羽的柜子里找找看！”小羽也问：“阿姨，我的干净衣服呢？”“在你的柜子里我找看！”柔柔也问：“阿姨，我找不到我的衣服。”“都在小羽的柜子里。”结果衣服都在小羽的柜子里找到了，却将小羽的房间又翻得一团乱！于是商尔凯说：“以后我们自己的衣服自己收叠。”说起洗澡，还真绝！每次薇薇洗过澡后，商尔凯一抱，才发现薇薇的腋下、耳后都还有未洗净的肥皂泡沫。

“依依，薇薇洗澡没洗干净，身上都还是粘粘滑滑的肥皂泡。”田依依过来一摸，才说：“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再擦一擦就好了嘛！”擦哪擦得干

净？于是商尔凯又将薇薇抱进浴室重新洗一遍。

田依依嘴里还叨念着：“干嘛这么麻烦？反正明天也要再洗的嘛！”做菜才鲜哩！田依依一向是炒蛋最拿手，所以餐桌上有豆腐炒蛋、红萝卜炒蛋、西红柿炒蛋，凡是想得出来可以炒蛋的，都端上了桌，外加一锅蛋花汤。看得商尔凯一点胃口也没有！

柔柔还好，肚子饿得慌了，还会挟一两样菜配着饭；小羽就不行了，他低着头猛扒着白饭，筷子根本连沾都没沾一下菜。

田依依见大家都不吃菜，便说：“蛋最营养了！只要每天吃了我做的炒蛋，包管你们一个月下来，就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健康宝宝。”厨房里，一条抹布可以有上百种用途，除了抹桌子、洗碗之外，还是擦手布、擦地布，有时薇薇的脸脏了，还可以充当擦脸巾。

有一次，被商尔凯发现了，惊异的叫说：“哎呀！依依，那是厨房的抹布，怎么可以拿来擦薇薇的嘴？”田依依却说：“只是擦一下嘴嘛！又不叫她吃！担心什么？”田依依洗碗出商尔凯还不如，不是碗上还留有饭菜屑，就是边洗边讲话，以致经常打破碗。问她，她还说：“这碗怎么做得这么滑？那造碗的人真是没良心，万一要是破了，割了人的手可怎么办？”她洗衣服更是让人看了心惊；洗衣粉尚未先溶解，就将所有衣物都丢下去，在洗衣机里搅了半天，结果衣服里还包裹着成块的洗衣粉，一点儿也没散。

洗衣粉的分量更是多得吓人，洗得满阳台都是泡沫，结果洗出来的衣服件件还是湿黏黏的！

扫地嘛，只拣看得到的地方扫，看不到的地方就放着让它去生活、生垢。

她一高兴，心血来潮的买了许多点心食谱回来，但做出来的点心，不是太甜就是太淡；布丁像水，吃冰淇淋像是吃一堆奶油，蛋糕没烤熟，小饼干又烤焦了！

柔柔早上要上学，可是田依依睡得出她还晚，柔柔还得费尽心机，拿着不同的玩具到房间去将她吵起床。

早餐几乎都是小羽到楼下早餐店买回来的，田依依说她要睡够美容觉，从来不煮早餐。

哇！到后来，只好样样事都得商尔凯和小羽自己来，只要是田依依做的东西，多半没人敢吃！

一天晚上，小羽偷偷跑到商尔凯的房间对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！想来想去还是雨璇阿姨好，请你去将雨璇阿姨找回来，我一定不跟她作对了！”商尔凯听了大受感动！他从来没有停止找过雨璇，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了，若有消息早该有了，到现在还没音讯，可见雨璇是真的打算放弃他们了。

“你真的希望雨璇阿姨回来？”商尔凯问。

小羽点点头。

“保证不再给她难堪？”小羽又点了头。

“好！明天我们到报社再去登个大一点广告，这次要加上你和妹妹们的广告词！”商尔凯说，“不过我不能保证雨璇阿姨会原谅我们。你难道不怕她回来之后会对你凶？会骂你？甚至打你？！”“以前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对！只要她能回来，我不在乎她会对我凶；因为妹妹们也都需要她。”小羽真心的剖白，令商尔凯感动得拥住他。

“男孩子敢做敢当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！”“我相信雨璇阿姨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！”小羽说。

8

第二天，各大报上大幅刊登寻人启事，启事上除了一张一起出去郊游的照片外，还有几行各人手写大字：寻找爱妻——公孙雨璇！再不回来，我就准备讨小老婆喽？尔凯妈妈：我错了！请原谅我，快回来吧！

小羽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你做的小饼干和蛋糕？！

柔柔、薇薇需要你冲奶、换尿布，快回来！

薇薇雨璇看到了！她看到报上尔凯和小羽的笔迹，激动的情绪在心中翻搅起来。

看见小羽的字，说实在，她真是不敢相信！到底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们对她的看法？原本和她水火不容，现在却口口声声喊她“妈妈”！

妈妈？！妈妈？！第一次被人家用这种字眼来称呼，雨璇的心头浮上一丝莫名的尴尬和喜悦。她握着那份报纸，感到鼻子酸楚、喉咙梗塞，泪水更盈满了眼眶……那份甜美、温馨的感觉久久不能消去。

这段日子以来，她也一直反复的思量再思量，几次想不顾一切的冲回商家去，可是那份无来由的矜持，及那不知能值几个钱的面子阻止了她。

在多少个午夜，每当想起商家的每一个人，她就不禁拥被而哭，直哭到枕湿泪干，才又沉沉的睡去。她也曾告诉自己，过去了！过去了！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！不要再想他们了。但她就是办不到！

醒来时，眼中有他们，睡梦里也有他们；吃饭时，碗里有他们，喝水时，杯里也有他们；他们充塞在她的生活中，也曾想过各种方法来使自己忘记他们，可是他们却更放肆的出现在她的思想及行、住、坐、卧中。
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她告诉自己。于是她跑去运动，疯狂的运动！跑去打电动，无日无夜疯狂的打电动！想藉此麻痹自己，可是还是失败了！

在她最彷徨无助、最感脆弱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份报纸；这对她来说，的确是值得高兴的好消息！她应该高兴的、迫不及待的马上整装回去，可是心里却又有一丝犹豫。她说不出来她在犹豫什么？是那三个孩子？还是商尔凯？不！她确定自己是喜欢那三个孩子的，否则她当初不会一再容忍他们对自己的无礼！

是了，既然她确定她喜欢那三个孩子，那就没有什么好再犹豫的了！

她马上整理好行李，带着兴奋的心情，准备与久别的他们见面了。

相同的时间里，田依依也看到了商尔凯拿回家的报纸。那偌大的，刊在头版的寻人启事，即使眼力再不好的人也会看得儿的。

她拿着那篇启事去质问商尔凯，质问小羽和柔柔，得到的却只是冷冷的响应。

“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”她大喊。

商尔凯极力安抚她，“你没有错，我们也没有错！我们只是将原本属于

这个家庭的成员找回来罢了，值得你这么生气吗？”“教我怎么不气？”她拿着报纸在商尔凯的面前挥动着，“你看看，这上面为的多么亲热呀！什么‘爱妻’？！我倒要问问你们，你们到底置我于何地？”小羽站出来说话了，还是一贯的倨傲与盛气凌人。

“你别对我爸爸凶！我爸爸爱的是雨璇阿姨，我们需要的也是雨璇阿姨，我们没有逼你到我们家里来，是你自己要住进来的。”田依依气得不停的喘着气，“好，好。你们一老一小这样耍着我玩？商尔凯，我要你说，你到底是要我还是雨璇？”“我们并没有耍着你玩，当初我也劝过你，可是你并不听，执意要搬来。”商尔凯说，“我没有意思要伤害谁，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人受伤了，我想，雨璇受得伤比你要多。

我们很感谢你这段日子来对我们的照顾，可是你也知道，感情实在是不能勉强的——”田依依打断他，“我不要听你这些废话！我只要你告诉我，你爱的是谁？”“你心里已经很清楚了，又何必要我破？”商尔凯实在不想再刺痛她一次。

“我要你说！你说！你说！”她声嘶力竭的喊。

“好，我说。我爱雨璇！我一直都只爱雨璇，从来没有爱过你！”田依依听得目瞪口呆，一颗心，碎裂成千片万片……。她预料到他会这样说，她早该预料得到的。

田依依，你真傻，你放弃了粘仁青，却以热脸来贴商尔凯的冷屁股！人家可是从来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！

她万念俱灰，突然止不住的大声哭嚎起来。

商尔凯回了房，小羽也带着妹妹们躲回房里去，客厅只剩她一个人，冷冷清清、孤孤寂寂的。哭了一会儿，她突然想起，雨璇一定也看到了报纸的启事，她一定会赶回来的！

不！我不能让他们如意，不能让他们高兴！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！她在心里盘算着。

半个小时后，她已经擦干眼泪在厨房忙和起来，做出好几盘菜肴，将大家都叫出来吃，又亲自下楼到商店去买了几瓶酒助兴。

商尔凯和孩子们看她前一分钟还涕泪交流，后一分钟又这么忙进忙出的乐和样子，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

田依依看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动筷子，便说：“哎呀！不敢吃？怕什么？怕我下毒吗？！”她先动筷子，在每盘菜里夹一些送进自己嘴里给他们看，“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！”商尔凯见她如此，不好意思的跟孩子们点点头，孩子们也都纷纷的举箸开动。

“我是想，既然启事登了，快则今晚，慢则明天，雨璇一定会回来的；所以今天这餐，就算是给我饯行，慰劳慰劳我这一个月来的辛劳，这难道也有错吗？”席间，她不停地向商尔凯敬酒，自己也不停的喝，喝得脸红如枫；不过她没那么傻，她不会自己就这么轻易的醉了，她的目的是要灌醉商尔凯，所以自己事前已吃过解酒药。

看现在的情形，显然商尔凯是敌不过酒精的威力，他已开始胡言乱语、晕晕欲醉。

孩子们吃饱后，都回房去了，只有田依依还在对商尔凯灌酒；商尔凯满口喊的、说的、唱的，都是雨璇的名字，听在田依依的耳里，刺耳极了！

孩子们的房间都熄灯了，田依依知道孩子们都睡了，才放心的扶着商

尔凯进房里。

望着呈大字形瘫在床上的商尔凯，她冷笑着说：“商尔凯，原谅我这样对你，因为我太爱你了！现在，我也终于要得到你了！只要过了这一夜，你即使想娶雨璇，雨璇也不见得会嫁给你；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明天还能让雨璇撞见我们睡在一起……”她渐渐靠近商尔凯，揉他的发，揉他的脸，轻抚那浓眉、那吸引人的薄唇，和闻着由他鼻中呼出的酒气……，她手开始下滑，一件件的脱着他的衣服，脱完他的，再脱自己的……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商家门锁开始转动了，那细碎的声音，不曾惊动任何人。

雨璇知道大家可能都睡了，她轻悄悄的开门，再轻悄悄的关门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餐桌上的一堆碗盘和酒瓶。

奇怪，商尔凯向来是滴酒不沾的，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喝酒了？她走过去看了看一桌吃剩的菜她想，难道今天家里有客人来吗？不管他了，先去看看孩子们吧！

雨璇悄悄的进了小羽的房间，看见小羽又将凉被垫在身下，惟恐他感冒，便走过去慢慢将凉被拉出来，盖在他身上。但在这一拉一盖之间，将小羽吵醒了。小羽蒙眬的睁开眼睛以为是田依依，又阖上眼。但再一想，田依依是从不为他们盖被的，又睁开眼看仔细，这一看，发现是雨璇，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揉揉眼，马上惊坐起来，“阿姨，真的是你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阿姨？！他从来不曾对她喊过一声“阿姨”，只是“喂喂”的喊，没想到现在竟然主动的叫她“阿姨”！

雨璇听了好欣慰！她不停地点头，并摸摸他的头说：“乖，阿姨回来了，你们乖乖睡吧！”没想到小羽反而跳下床，拉着雨璇的手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见爸爸，爸爸每天都在我你，找得好辛苦啊！”“爸爸或许睡了，明天再给他一个惊喜吧！”雨璇说。

“不行！一定要让爸爸知道！爸爸会很高兴的！”小羽真的紧抓着雨璇的手就往商尔凯的房里跑去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雨璇阿姨回来了！”当房门一推开，两个人都傻眼了！商尔凯和田依依两个人正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！

田依依先醒过来，马上抓过旁边的衣裳遮住身体，又摇摇身边的商尔凯，“醒醒啦！”

尔凯，我们被撞见了啦！”其实她心里正高兴着计谋得逞了呢！她想要看看雨璇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！

雨璇撞见这一幕，羞得掉头就走！被小羽拦下来，“阿姨，你不能走！你不能再走了！留下来好不好？不要走啦！爸爸他是喝醉了，我去叫醒他——”他转身要跑回房去叫爸爸，却被雨璇一把拉住，“不用了！看样子他根本不需要我，他快乐逍遥得很，我必须走了，别吵醒他！”说完她快速的跑下楼，小羽哭着在后头追到楼下，拉着她的衣角说：“阿姨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盼到你回来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？你若走了，我和妹妹怎么办？”雨璇也忍不住悲伤的哭了起来；她没想到，回来碰上的竟是这样的景况！早知道，她根本就不需要回来！何必自讨没趣，多尴尬？！

她蹲下来抱着小明说：“你们已经有了新的阿姨来照顾你们，我实在没有必要再留下来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不管你们的。”她出背包中抽出一张名片递给他，“这是阿姨的联络电话，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阿姨帮忙的地方，打个电话给阿姨，阿姨会偷偷来看你们的。”说完，不顾小羽的呼唤声，她

悲伤的转头就走了。

小羽收好名片，上楼直入爸爸的卧室，田依依已经着好装在镜前梳理头发了。小羽一看见田依依，就指着她大骂：“你这个臭妖精！不要脸！害得雨璇阿姨伤心的走了！”

“我恨你！我讨厌你！你走！你走！”他又跑到床边摇爸爸，商尔凯听见身边乱烘烘的，原本酒就有些醒了，加上小羽这么又叫又摇的，他勉强睁开眼，却头疼欲裂。

“爸爸，雨璇阿姨被这个坏女人气走了啦！”田依依实在忍不住小羽左一轰“臭妖精”，右一声“坏女人”的鸡猫子喊叫，走过去就是一巴掌，打在他脸上！

小羽搥着脸叫了一声，清脆的耳光声使得商尔凯完全的清醒了！他由床上惊跳下来，才发现自己竟一丝不挂，赶忙又躲回被窝里穿衣。

当他穿好衣服便问田依依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田依依支吾其词，只是眼光闪烁不定的说：“你……和我……我们已经是……”小羽目光凶狠地盯着田依依，抢着回答：“爸，刚才雨璇阿姨被你们气走了！”“什——么？！”商尔凯一震，拉着儿子问，“现在呢？她去哪里了？”小羽由口袋中抽出那张名片递给父亲，“这是阿姨交给我的。”田依依没想到雨璇临走前竟来这一手，若是让商尔凯找到雨璇，那她岂不是……，田依依毫不考虑的就扑上去想抢那张名片，商尔凯手一抬，她扑了个空，气得坐在地上哭。

“依依，你实在让我失望！我一直在给你留面子，可是你却……”他心一横，说出，“给脸不要脸！”小羽牵着爸爸的手说：“爸爸，我们现在就去把雨璇阿姨找回来。”田依依一听说他们要去找雨璇，又扑上前去抱住商尔凯的腿哭闹着，“你不能这么做！我们已经……，我们已经……，你要我以后怎么做？”商尔凯义愤填膺的说：“够了！别再演戏了！虽然我酒醉，可是我很清楚自己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！你不要用这种事来要挟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毫无选择，因为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雨璇！除了雨璇，我不会再爱上其它的女人！”“不！不！你不能这样对待我！”田依依叫着。

商尔凯对小羽说：“你留在家里照顾妹妹，爸爸去接雨璇阿姨回家。”小羽乖乖的点头，商尔凯临出门前，想想不妥，便又折回来，一把将田依依由地上拖起来说：“走！跟我走！”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田依依惊恐的问。

“我要你当面跟雨璇解释！”“不！不！我不要！你放开！”可是商尔凯紧箍着她的手腕，狠狠的将她拖下楼。

没想到，田依依趁着商尔凯在发动车子的时候，还是开了车门跑掉了。

黑夜里，雨璇叫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往淡水而去。

雨璇住的地方就在淡水河边，每当心情烦闷、不愉快的时候，她总喜欢一个人来到淡水河边静坐、沉思。

今天晚上，她不想回住处，于是带着背包又独自一个人来到淡水河边。虽是夜半时分，可是河边依然还有一对对情侣在耳鬓厮磨、窃窃私语着。

商尔凯？商尔凯？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难道以前我都错看你了么？雨璇坐在河边，将脸埋在双手里，此刻紊乱的心情，让她无法冷静下来思考任何事情。

可是当双眼一闭，那一男一女的赤身裸体又在眼前出现！她无法不去想，无法不去在乎。

天啊！在她这一生里，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的狼狈、尴尬、羞惭与自卑过，她在看到报上的启事后，是如此迫切的要回商家，可是……原来商尔凯在家里跟另一个女人喝酒作乐不说，还——，难道他想脚踏两条船？那个甜腻腻——哦，不，是田依依。与田依依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商家，当时她就已经感觉得到他们之间……似乎有一种不纯粹属于男女同事的感情，可是怎么也料想不到居然会演变到两人同睡一张床！

或者她离开商家的这段时间，那女人便一直住在商家了？雨璇想着，一定是这样的！

否则商尔凯不会在明知她看了广告之后会回家的晚上，还留个女人在家过夜！

一想到此，更是心如刀割，万念俱灰！

远处商尔凯沿着岸边一面找，一面将手掌圈在嘴前唤着：“雨璇？！雨璇？！”雨璇猛然听见，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怎么可能？此刻他们应该还躺在床上温存才是！

商尔凯发现前面河边有个孤单的人影，身形像极了雨璇，但头发却变短了！

他叫着：“雨璇！”雨璇回头一看，果然是商尔凯！

她先是一愣，想起刚才的一幕，便马上背起背包起身要走，被商尔凯一口气追上！

“雨璇，听我说！”商尔凯上气不接下气的拉住她。

“放心。”雨璇冷冷的说，“我不是来寻死的。”“雨璇，不要这样冷淡的对我。”商尔凯说，“我花了好多时间在找你，好不容易我们又见面了，不要这样恶言相向，不要这么冷淡的对我，好不好？”“你花了好多时间找我，就是为了要我看到刚才那一幕，是不是？”她故意说着气话。

“雨璇——”他搂紧她的肩头，“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！”雨璇头偏过一边，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，笑得凄凉、笑得哀怨，“你要我相信你跟田依依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，却什么也没做是不是？”“不！雨璇，你看着我！听我解释！”他扳转她的身子，“我是喝醉了，但我知道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，至于衣服脱光……，这……我真的不知道！”雨璇怀疑的看着他：“你不觉得你的话很矛盾吗？”“我——”商尔凯心急如焚的握紧她的手，“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否则——”他考虑一下，便拉着雨璇说，“走！我带你去见田依依！我一定要她为今天的误会做解释！”雨璇抽回自己的手，眼眶一热，盈满的泪夺眶而出，“你伤害我一次还不够！还要我再去受一次伤害？”“不是的，雨璇。”他见雨璇掉泪，便心疼的拥紧了她们，“我只是要你知道真相……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，你跟我回去好吗？我们回去再谈。”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无邪的望着他，“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”“你一定要相信我！你也只能相信我！”他坚定的、激动的、热烈的说，“我绝不再让你轻易的离开我了！”雨璇深深的注视眼前的他，她迷惘了！她到底该相信自己的眼睛？还是相信他的话？！

商尔凯在她的泪眼凝视下震撼了！顿时，他心痛如绞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？这么纯真、无邪，这么含羞、含怯、含情、含悲、含愁、含怨，他竟伤害了一个这样令他心折、心碎、心疼、心动的女孩？！

天呀！自己真该下到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去！

他忘情的低头吻她，那么炽情而热烈的，完全不管身边是不是还有其它的眼光在注规着他们。

一会儿，她推开他，摸摸自己的短发，扬起又黑又长的睫毛看着他，“我已经失去你最喜欢的长发了，你还会像以前一样的爱我吗？”“小傻瓜！”他用双手捧着她的脸，“即使你变成光头，变成衣衫褴褛的小乞丐，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爱你的。”雨璇甜甜的一笑，“真的？”“假的！”他故意逗她。

雨璇一听，便握着拳头要朝他身上击去，商尔凯一躲就跑开了！雨璇不死心，还是紧追在他身后叫着、跑着，直到快到尽头时，商尔凯看她跑累了，便停下来让她追上。

两人不停的喘着、笑着，商尔凯搭着她的肩说：“回家吧？小羽还在等我们呢！”雨璇点头，也以手揽住他的腰，沿着河边往回走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“我找到你住的地方，是你的室友告诉我的，说你经常一个人到河边来，我才又找过来！”他说，“感谢老天，终于让我找到了你！我再也不会轻易的放你走了。”他牵着她的手，两人漫步踱回车旁。

“腿长在我身上，我要走还是随时可以走。”雨璇调皮的说。

“那可不见得。”商尔凯说。

“嗯？”雨璇盯着他问，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我会将你牢牢的捆在我这里——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心，“我会用我的爱，密密织成一个温馨的窝，让你甘心情愿的住在里面，永远也不会想出来。”

9

商尔凯和雨璇回到大厦，雨璇习惯性的由楼梯拾级而上。商尔凯知道她因自小生长在乡下，走路走习惯了，加上因为有许多社会案件都是在电梯里发生的，所以她总认为电梯不安全，患有电梯恐惧症，所以也不勉强她，就陪着她走楼梯。

在二楼转角，她忽然站住了！

眼前有个小小的人影，正蜷缩在台阶上，双手抱着木扶手，在那儿抽泣。雨璇一怔，再往前走一步看仔细，竟是柔柔！

雨璇惊讶的朝身后喊着：“尔凯，是柔柔！”商尔凯也一惊，和雨璇同时上前。

柔柔发现是爸爸和雨璇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

“柔柔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坐在这里？”雨璇上去摸摸她的头，将她拥入怀里。

商尔凯直觉一定是出事了，他一个箭步跨上去，一把抱起柔柔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哥哥呢？”柔柔惊魂甫定，一面哭，一面指着三楼的住家断续的说：“阿姨……哥哥……好凶哦！”“薇薇呢？”雨璇问。

“在……睡觉。”柔柔哭着说。

“天啊！”商尔凯抱着她直往楼上跑去，雨璇也在后面追着。

跑上三楼，门是关着的。商尔凯着急的按电铃，却听见室内传来小羽的哭声，喊着：“爸爸！快来救我！”才叫两声，就戛然而止。

“快！雨璇，拿钥匙开门！”雨璇这才想到自己也有钥匙，赶快由背包中

拿出来开门。

“等一下。”商尔凯放下柔柔，低声对她说，“我先进去，你和柔柔在门外，万一要是真有什么事，就赶快下楼叫人！”雨璇冷汗淋漓，又惊又恐的搂紧柔柔往楼下退一步，轻拍着它的背说：“不怕、不怕哦！”商尔凯慢慢推开门进去，室内昏暗一片。突然他听见客厅角落有震动声，还有孩子被蒙住嘴巴的求救声，对了！这一定就是小羽了。

正要循声而去，“啪！”一声，室内灯光大亮！

商尔凯一时无法适应这突然而来的光亮，于是用手臂遮着额头。就在此刻，墙角突然传出一声大笑。

商尔凯放下手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田依依！田依依身边还有全身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的小羽！

“依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商尔凯怒吼，“快把小羽放开！”田依依咬牙切齿的说：“我要把你对我的，一点一滴的报复在你孩子的身上。”“你——！没想到你是个这么可怕的女人！”“我可怕？”她哈哈大笑，“你玩弄我的感情，你不只可怕，而且还可恶！”小羽一直在挣扎着，想挣脱开绑在身上的束缚，可是田依依的左手却沉重的压在他肩上。

“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！自始至终，你都是一厢情愿！这话我本来一直不想说，不想伤害你，想留点自尊、留点余地给你，可是你却一再得寸进尺，实在太过分了！”商尔凯一边说，一边乘机靠近。

雨璇在门外偷听到室内的谈话，她知道是田依依要以绑架孩子要胁商尔凯，便偷偷带着柔柔下楼打电话报警。

“站住！”田依依吼着，“你别想靠近！你要再靠近的话……”她笑着提起右手的打火机，靠近脚边一个塑料桶装的东西说，“再靠近的话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”天啊！她脚边放的是一桶汽油吗？“你疯了！”商尔凯喃喃的说。

“没错！我是疯了！我是被你气疯了！”她向前跨一步向商尔凯叫骂着。

小羽见她压在肩上的手拿开了，便又开始挣扎，他用尽力气将椅子左右摇晃着。

“臭小子！你再骂呀？！再踢呀？！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，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！难怪你母亲都不要你了！”她回头骂着小羽。

她没看见小羽的眼里充血，狠狠地瞪着她，一副要吃掉她的样子。

“够了！田依依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说呀！别拿孩子开玩笑！你不觉得开这种玩笑太失厚道了？”“我说错了吗？像这样的流氓孩子谁敢要？雨璇敢要吗？”一提起雨璇，她像想到什么似的问：“噢，雨璇呢？你那个小公主、小亲亲呢？你不是去找她了吗？怎么，人家不要你了？放你一个回来了？！”雨璇带着柔柔出人意外的由门外站进来说：“找我吗？我在这里！”田依依又转对柔柔说：“算你这个小鬼灵精机灵，还知道要跑，否则我就一起绑起来打！替你们的父母教训你们！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撒泼！”“你——”商尔凯沉住怒火，小心的说，“好了！快说吧？你有什么条件，尽管开出来。”“好。”田依依指着雨璇说，“我要你当着她的面承认你爱我！”商尔凯毫不考虑的说：“办——不——到！”他指着她说，“我从来没爱过你！从——来——没——有——过！你听清楚了吗？”显然他惹怒了田依依，田依依向后转，一个耳光就摔在小羽身上。

商尔凯和雨璇没想到她竟会来这一手，都愣住了。

小羽狠狠的盯着她几秒，突然哇的一声大哭出来。

“看到了没有？”田依依对商尔凯说，“还要不要再试一吹啊？”“你简直禽兽！”商尔凯还未说完雨璇就上前摀住他的嘴，低声在他耳边说：“别惹她，否则吃亏的是小羽。我已经报案了，现在只要拖时间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”商尔凯松了一口气，对她点点头。

“还是雨璇识大体，否则你敢说什么，遭殃的还是你儿子。”田依依说，“既然你不愿意说爱我也没关系，那么，这样好了，只要你肯在我面前赏雨璇一个耳光，我就放了你儿子，怎么样？”“你这个——”商尔凯嘴又被摀住了，雨璇示意他降下火气来，商尔凯只好一股气又往肚里吞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柔柔已经悄悄的移到田依依的身后，当商尔凯发现的时候，他张口想叫，可是雨璇在身后捏他一把，商尔凯没叫出口，所以田依依也没发现柔柔。

柔柔将那一桶油提了就跑，跑到雨璇身边交给她，“阿姨，我做到了！”田依依吓了一跳，眼珠瞪得出牛眼还大，气急败坏的就要来追柔柔，雨璇赶忙提了油，带着柔柔往楼下跑！

田依依仍不放过的直追而下，此时商尔凯有机可乘，拿把剪刀剪断绳子救了小羽！

又赶快进房间去看薇薇。

好在薇薇还熟睡着，并没有被声音吵醒。

雨璇带着柔柔跑，一个不小心在门外的大马路上跌了一跤，眼看田依依就要追上来了，突然眼前一阵强烈刺眼的光芒射过来，雨璇听见一阵警车呜呜声，眼前一黑，最后一句话就是叫：“柔柔快跑！”以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警车疾驶而来，警笛划破午夜寂静，住户们都纷纷探出头来望。

商尔凯也带着小羽，抱着薇薇下楼来了！

“爸爸！”柔柔看见爸爸，飞奔上前，商尔凯蹲下搂着他们，这才发现雨璇不见了。

“雨璇阿姨呢？”他紧张地问柔柔。

“阿姨死掉了。”柔柔话一出，吓得商尔凯站了起来，“在哪里？”柔柔指着前面围着一堆路人的路口说：“在那里。”“小羽，顾着妹妹！”商尔凯立刻往前面路口冲去，“雨璇！雨璇！”他看见田依依被押起来了；有四个人抬着担架，担架上躺着的是雨璇！商尔凯跑过去，抓住田依依就是一阵摇晃，“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你把她怎样了？你到底把她怎样了？！”那抬担架的人员经过时对商尔凯说：“她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”商尔凯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疲软的瘫下来。

接着是一团忙乱。警察人员在他家进进出出的，直到天将亮了，才陆续离开。

一场闹剧终于结束了。

所幸没有人受伤。

不知不觉，雨季就这样过去，忽然间，春天就这样来临了。

这一天，粘仁青盼望很久了。

飞机滑下跑道，粘仁青终于又看见了这块自己熟悉的土地，他戴副墨镜，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一副挺拔、壮健的身材，在机场里颇引人注目。

他神色匆忙的办完所有手续，出了机场，招了一辆出租车就往商家跑。

商尔凯早已等在家里，薇薇一个人在客厅一角玩玩具，雨璇则在厨房里忙着，粘仁青一进商家门，第一句话就是问：“依依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迟了一个月，天知道我每分每秒都想赶回来。依依现在在哪里呢？”商尔凯将当天的事避重就轻的说给他听。粘仁青只是自责的说：“当初我就不该离开的，我不应该离开的！或许我留下来，就不会让她发生这样的事。”“事后经过医师检查，她是因为受了刺激，一时情绪失控，精神失常，才突然做出这样危险的行为，后来在疗养院接受一段时间的精神治疗，前几天才出院。”“怎么会突然想到打电话找我？”“听疗养院的人说，她经常喃喃自语的叫着‘仁青’，一会儿哭着拉工作人员喊着：‘仁青不要走。’一会儿又打着工作人员说：‘仁青，你走！你走好了！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！’有时候又直嚷着恨商尔凯！所以找想，或许我伤了她，而她却企盼由你那儿得到安慰，也或许只有你救得了她了。于是我便找出你走之前留给我的电话，拨过去试试看，没想到你也正留恋着这段情……”“她现在情形怎么样？”粘仁青问。

“前几天我们还去看过她，现在病情稳定多了，不过，她还是不愿意见到我们。”雨璇端茶出来，粘仁青跟她打了声招呼，转头问商尔凯：“这位就是你在电话里提的‘天才保母’？”商尔凯笑笑，拉过雨璇来坐在他身边对粘仁青说：“我们就要结婚了。”“哦？”粘仁青一愣，“恭喜你们！”“也希望能早些听见你和依依的喜讯。”商尔凯说。

粘仁青的脸上掠过一抹愁容，“不知道她肯不肯接受我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看得开，所以到了美国后，就一直积极的接受长辈们的安排，到处去相亲，可是心里的空虚感依旧；这时候我才认真的思考、剖析自己的感情，竟然发现自己的心，仍然还是放在依依的身上，所以找开始考虑回台湾定居；刚好在那个时候，接到了你的电话，可是因为那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所以一直延迟到今天才回来。谢谢你，尔凯。”“不必谢我，我了解你对依依的一片真心。”粘仁青四下一望，“噢，你们那个夺汽油桶的小英雄，和不畏坏人的小英雄在哪儿？”雨璇笑着说：“都上学去了！”又叫着薇薇，“薇薇来，叫叔叔！”薇薇爬呀爬呀的爬过来，雨璇一把抱起她，“叫叔叔？”薇薇笑得好开心，以不甚清晰的口语叫着：“叔——叔。”雨璇浅笑盈盈的说：“噢，不是要去看田依依吗？”商尔凯这才想到，起身说：“走吧！我们现在去看她。”

电铃响了很久，终于有人开门了。

田依依面色土黄，神情哀戚，状似疲惫的将门开了一条小缝问道：“谁？”她防备似的问了一声。

“依依？”粘仁青吃了一惊，眼前门缝里的人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个光鲜亮丽的田依依。

在她一头鬋曲蓬松的长发下，藏着一张瘦削、骨骼突出的脸庞，那脸蛋几乎只剩下一个巴掌大，又干又削；她原本乌黑发亮的眼睛，现在又黄又无神，还带着犹疑、不安和惊恐。

“她怎么……变成这样？”粘仁青喃喃的说。

当田依依发现是粘仁青，偏着头看了看他，后来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双眼发直惊愣在原地，张口说不出话来。

“依依，让我们进去吧！我是尔凯和雨璇。”这个声音突然将田依依拉回

现实来。田依依发现粘仁青背后站着商尔凯和雨璇，不由分说，门大力的就用上了。

商尔凯对粘仁青说：“瞧，她还是不愿意见到我们。”雨璇对粘仁青说：“这样吧！你进去就好，或许没有我们，她会愿意见到你。”粘仁青想想说：“也好。那么你们先回去吧！”商尔凯和雨璇抱着薇薇下楼了。

粘仁青继续叫着：“依依，他们都走了，我是粘仁青，请你开开门吧！”又叫了老半天，田依依终于又开门了。

这次，她头发梳理整齐了，睡衣也换了下来，只是神情依然掩不住疲惫和沧桑。

粘仁青不禁在心底讶异，才几个月不见，她居然显得苍老好多。他实在无法将眼前的田依依跟以往的田依依连想在一起。以前的田依依是骄傲的、自信的、自负的、聪明的、神采飞扬的，笑起来带着妩媚成熟的韵味，是令男人难以抗拒的那种女人；而现在，这个女人，这个神经质、疑惑、不安、神情呆滞的女人，怎么会是原本那亭亭然、妖娆、妩媚、多情的田依依？！

粘仁青真的被震惊了、被吓住了！

她探头看了看，粘仁青知道她在看什么，便轻声安抚她说：“你放心，他们都走了！

现在只有我一个。”田依依想了想，微微的点头，这才放心的将门整个打开，请他进去。

“还认得我吧？依依。”粘仁青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冲进去。

田依依眼见粘仁青对她冲了进来，本能的迅速转身采到墙角蹲下，并用双手掩住脸。

“依依？！”粘仁青激动的、热切的喊着，但是见她这副长畏缩缩的模样，他停住了，不敢靠近。

半晌，田依依又渐渐抬起头来看着粘仁青；她那瘦弱的身子，忍不住一阵轻颤，又用手遮住脸。

“依依！”粘仁青再喊，并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移过去。当移到她身边时，他蹲下身来，轻轻触碰她的肩，用极温柔的声音问：“认得我吗？我是粘仁青？”因为从一开始，依依就没有喊过他名字，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，这教粘仁青以为，她或许连某部分的记忆都丧失了。

田依依的身子颤抖的更强烈了。

“来。”粘仁青轻轻的、小心翼翼的扶着她到沙发上坐着。

当她眼光与粘仁青的目光交织时，她又低下头去。

室内的空气突然冻结了，粘仁青尴尬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你……你是仁……青？”她终于开口说话了。

粘仁青听她开口了，高兴的说：“我是，我是，谢天谢地，你并没有忘记我。”可是当他一承认自己是粘仁青时，她却好象又更害怕、更羞怯、更加不安的搥着脸，不敢正规他。

“怎么了？依依。”他又轻轻拨开她的手，“我会让你害怕吗？你不希望见到我吗？”“我……”田依依别过脸去，泪珠已滚滚而落，“我不能……让你……看见我……”她的声音非常空洞，极其细微。

“为什么？”粘仁青激动的问。

“我现在这样子……很……很丑。”粘仁青震动了！他伸出手去握着她那尖尖的、小小的下巴，将她的头转过来。

“看着我！”他的话里有命令。

田依依被动的、害怕的，渐渐转过脸来了。她终于正视他了，她眼里含泪，嗷嗷的喊了一声：“仁青！”便哭倒在他怀里。

田依依像是想将心底所有的委屈与不平都一古脑儿的倾泻而出，她哭得声嘶力竭，哭得肝肠寸断！

粘仁青心痛的闭紧了双眼，止不住自己的泪水。他紧紧的、紧紧的拥住了她。

“我早就该回来的！我早就该回来的。”“不！不怪你！不怪你！”她以手掩住他的口。

田依依依然在颤抖，似乎很冷的模样。

“你冷吗？”粘仁青更紧拥了她。

她摇头，身子更往他怀里缩，“不要离开我！不要再离开我了！我怕！我好怕！”“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的。我会时时刻刻在身边陪着你，不再让你受任何伤害。”他安抚她。

哭了一阵，田依依的情绪稍微平复了，她抬起眼来怔怔的看着粘仁青，抚着他的肩、他的眼、他的鼻、他的肩……，然后出出的说：“仁青，你瘦了！”粘仁青心疼的以双手捧着她的脸颊说：“你也瘦了！瘦得教人心疼，瘦得教人心痛！”

你知道吗？我在知道你的情形后，恨不得赶快飞回台湾。”“你——不嫌弃我？”“都怪我，明明知道自己深爱着你，还负气到美国，如果我没去美国，紧紧的缠住你，或许就没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了。”“不！不怪你！真的不怪你！是我不好，我……对不起你，我早就是你的人了，还妄想要得到商尔凯，是我活该！我自作多情！我罪有应得！”“不准你这么说！”他捧着她的脸，“我不准你这样自责。”“你不在乎我的过去？”田依依睫毛上还闪着泪滴。

“以前会，以前会在乎你心里想的不是我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有多嫉妒商尔凯！”

我恨自己无法攻下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”“现在呢？”她迫切的问。

“现在我在乎的是你的未来，我要你的未来世界里只有我。”“可是——我有病……”“放心，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大夫把你的病医好。我要你赶快好起来，要你再像以前一样充满自信、充满活力！”田依依还能说什么？她放心了！她完全放心了！

粘仁青再度拥紧了她，“你放心，我回来了！我一定会将你的痛完全医好的！”

一个月后，商尔凯和雨璇在地方法院公证结婚。又两个月后，雨璇发现有喜了。

“老婆，”商尔凯拿下雨璇手里的扫帚说，“从今天起，家事都由我来做，你的工作就是好好的休息。”“这……怎么好意思？”雨璇故作扭捏，其实心里正高兴呢。

“这是我心甘情愿做的，不但是为你，也是为了我将来的小冤家！”他指了指雨璇的肚皮。

雨璇可乐着呢，“那……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哦！”她大大方方的由冰箱中拿出零食，坐在沙发里，将腿跷在小茶几上，享受的吃起来了。

商尔凯见她如此，才知道自己上了当，只好摇摇头说：“男人真命苦哦！”他开始卖命的扫起来了。

“喂喂！灰尘太多了啦！”她故意手在眼前挥了挥，“会对宝宝不好哦！”商尔凯只好收起扫帚，拿出吸尘器，“这样可以了吧？”“嗯，这还差不多。”过了一会儿，雨璇又指着墙角说：“那里、那里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一团纸屑。”商尔凯扛着一只吸尘棒又走到墙角去吸了吸。

“好，这还差不多。”雨璇说着，一眼又瞄到房间门口，“看看，那边还有一条橡皮筋没吸起来。”商尔凯一副无辜的模样，又扛着吸尘棒过去吸了吸。

“嗯，好了，这还差不多。”她又点头说道。

她用遥控器开了电视，“哎哟！”地叫了一声。

商尔凯以为发生什么事了，赶紧丢下吸尘器跑过去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雨璇指着电视说：“你看电视上一层灰白灰白的是什么呀？”商尔凯走过去用手一抹，笑嘻嘻的说：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是灰尘啦！”“哦？”雨璇偏着头，骨溜溜的黑眼珠转了转，喃喃说道：“这么多灰尘该怎么办呢？”商尔凯不疑有她，脱口而出：“那还不简单，湿布擦一擦就好了！”才说完就知道自己又中计了！

“对了！”雨璇马上抢着说，“要用湿布擦一擦！而且要擦干净哦！”“我苦！”商尔凯喃喃道，“难得的假日又泡汤了。”才刚擦好，雨璇又伸出两只指头叫他过去，“嗨！Mydear，过来，过来！”商尔凯好可怜的皱着一张脸，“老婆大人，什么事？”雨璇拉了拉自己身上的衣服说：“我换洗的衣服又快不够了！”“买！买！等一下就陪你去买。”商尔凯说。

“不是啦！”雨璇撒娇的摇头说，“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啦！”商尔凯想了一想，知道她的意思了，便皱着眉、嘟着嘴，装着一张苦瓜脸，“是的，老婆！我马上就去洗衣服！”“嗯，这就对了！”小羽从他房里跑出来，口里喊着：“妈妈，你看我的衣服破了一个口。”雨璇接过来看了一下，便交到商尔凯的手中：“这个爸爸最有办法了！交给他就行了！”柔柔拿着一张白报纸跑出来，“妈妈，老师说明天要交‘我的妈妈’的画像，我画不出来怎么办？”“我的妈妈？”她眼珠骨碌碌的又转到商尔凯身上。

这下不等她说，商尔凯主动的接过来：“我知道，又要交给我了。”

“嗯，”她点头说，“不错！聪明多了，反应也快多了！”薇薇也一步一步歪歪倒倒的走过来叫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雨璇抱起她，亲热的亲了亲问：“小宝贝，怎么啦？”“妈妈，薇薇要大……”她在雨璇耳朵旁小声的说，“便便……”商尔凯听见了，正要溜走，被雨璇叫住。

“刚才你女儿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”商尔凯嗫嚅的，可怜兮兮的说：“听见了。”“好，那就交给你了！”她将薇薇放下对她说，“小宝贝，以后这事就找爸爸啊！”薇薇点点头，马上去牵着爸爸的手说：“走！爸爸，带薇薇大便便！”雨璇和小羽、柔柔看着商尔凯牵着薇薇往厕所走去，都不禁捧腹笑得前翻后仰。

只见商尔凯回过头来，哭笑不得的说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小冤家！”雨璇

满意的笑着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‘天才保母’的棒子就都交给你了！”商尔凯伤脑筋的拍了一下额头，“我怎么这么命苦？”过了一会儿他问：“那……什么时候才能卸任哪？”“你不但要当我的保母，还要当你的孩子，和我们的孩子的保母！你想，那大概要多久？”“一——辈——子？”“嗯，聪明！”雨璇说，“从今天起，你要好好的表现哦！”说完她拿着那包零食，一摆一摆的走向房间去，躺在床上逍遥去了。

五年后——商家热闹非凡；又是小孩哭，又是小孩叫，还有大一点的在追逐嬉闹着。

雨璇背上背着小函，正在厨房忙得汗流浹背，一边忙，还不忘的唤这唤那的。

“喂！小羽，替我看着小军；柔柔，赶快去洗澡！薇薇，该做功课了，别再玩了！”凯凯巧克力吃的满脸都是，跑到厨房问：“阿姨，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要来接我？”她转头，看见凯凯这副模样，既好气又好笑，随手抽了一张面纸替他擦了脸。

“快了快了！他们就快来了。先到客厅去玩哦！”不一会儿，忆忆也跑过来拉着雨璇的衣角说：“阿姨，哥哥打我！”“好好好，阿姨等下去打他哦！你好乖，到客厅去玩。”哄退了忆忆，她端菜上桌，问小羽：“爸爸回来没有？”“还没。”小羽回答后又继续跟小军玩。

“怎么都六点了，还没到家。”她喃喃念着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。

小羽、薇薇、小军一听见电铃声，都由地上跃起，对凯凯和忆忆说：“我爸爸回来了！”凯凯和忆忆也争着去开门说：“是我爸爸妈妈回来了！”最后雨璇推开他们，径自走去开门，门外正是商尔凯。田依依和粘仁青！

凯凯和忆忆奔上前去拉着田依依和粘仁青喊着：“爸爸，妈妈！”粘仁青和田依依一人抱一个，又亲又吻的问：“今天乖不乖呀？”凯凯和妹妹忆忆同声回答：“乖！”雨璇放下背上的小函，交给商尔凯，自己在那儿又甩手、又伸腰的。

粘仁青和田依依见雨璇这样，便对她说：“雨璇，辛苦你了！”商尔凯替她回答说：“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她一点也不辛苦！”他被雨璇捏了一下大腿，打趣的说：“当初她来我家应征保母的时候说过，她很有小孩缘，她很喜欢小孩的，既然如此，又怎么会辛苦呢？”粘仁青和田依依在一旁偷笑。

雨璇大喊：“商尔凯，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！”商尔凯马上开了嘴，想笑又不能笑。

雨璇坐下来大吐苦水，“累死我了！我再也不要当什么保母了！我快受不了了！”她伸手到背后捶打着说，“以前是小羽、柔柔和薇薇三个，现在又多了小军和小函，总共五个。这五个我就带得筋疲力尽了，现在又多了你们的凯凯和忆忆。七个世！每天这七个一吵起来，我都快去掉半条命了！所以求求你们行行好，我不能再当你们的保母了。”听她说完，大家已经笑翻了天，田依依指着自己的肚皮说：“这怎么行？我肚子里还有一个，而你是最好的天生保母人选。”雨璇听了差点晕倒，指着田依依的肚皮说：“什么？你……又有了？”粘仁青也跟着田依依说：“是呀！有你这样能干的‘天才保母’，不多生一点怎么行？”凯凯、忆忆也跑过来拉着雨璇的手摇着说：“阿姨，我们喜欢你当我们的保母嘛！”

好不好嘛？！”在众人的哈哈大笑中，雨璇抗议的大喊着：“我再也不

要当什么‘天才保母’了！”

